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再版發行

# 民報

第拾號

# 民報第拾號目次


●圖畫

▲千七百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法蘭西人民宣布革命條理之圖

▲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法蘭西人民攻破巴士的獄之圖

●箴新黨論……太炎

●排外與國際法……漢民

●復仇論……寄生

●雜駁新民叢報第十二號……精衛

●時評

△賀希望滿洲立憲者之失望……精衛

△賀希望督撫革命者之希望……去非

●談叢

△說林……太炎

●紀事

△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民意

●來稿

△駁佛公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彈佛

●附錄

△與人書……太炎

# 注意

本報自發刊以來已經一年其對我同胞之信用如何我同胞之對於本報之信用又如何此固已噲炙人口而不待本社之喋喋者惟本報以每年限於册數而本社所欲發揮之旨趣未能罄闡而無遺以饜閱者諸公之殷望故於本年

第十二期
臨時增刊
天討

十二期後出臨時增刊『天討』一大厚册（洋裝美本內插新美圖畫多幅）材料豐富議論透闢絕作也豫購本報全年者概送一部豫購半年及零購者恕不奉送

本社啓

本報自發行以來承諸君力表同情捐助鉅欵絡繹不絕兹特將台銜及數目登列報首以誌銘感謹以先後爲序

湖南劉□□　二十元
在歐江□□　五十元
撲滿生　一百五十元
黃裔　五十元
南天遊客　五百元
南洋張□□　五十元
漢族之一分子　二十五元
革命先鋒之一小卒　十五元
張天漢　十元
鐵血主者　一百元
群英女俠　二十元
抱劍女俠　十元
表同情人　五元
單純復仇主義主張者　貳百元
廣東□□□□□□閱書報所　五元

本社敬啓

# 社告

十二月二日本報開紀元節慶祝會於神田錦輝館承涖會諸君慨捐寄附金實深感謝總計捐欵者共一百八十一人已收欵一百九十五元未收欵五百八十五元擬將大名刊登報端以誌謝意惟諸君中或有欲以別號登報者請即賜寄再諸君中有未開示住址者亦祈補示俾 敝 報有所報酬至感

本社謹啓

# 復報社廣告

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異族之無狀爰於去歲孟夏組織斯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爲國民之霜鐘作魔王之露檄今春復大加改良以謀普及凡我黃帝子孫盍其來購全年十二册售銀一圓半年六册五角五分。零售每册一角。郵費每册加銀二分。如有志士欲移玉內地擔任代派者可緘知民報編輯所本社尤當格外從廉以副盛意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本社謹啓

#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值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密豐均臻絕頂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萬餘言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其他如對於拒約及粵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是摘伏懲奸則其小焉者耳茲托本社代理全年連郵費十一元今爲吾國苦學界特別減收全年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應命

代理處　民報社啓

# 蕩虜叢書出版廣告

## 孫逸仙

章太炎先生序
孫逸仙先生自序

黃中黃著　定價三角

目錄●第一章　孫逸仙之略歷及其革命談判●第二章　孫黨與康黨●第三章　南洋之風雲與吾黨之組織●第四章　南征之變動及惠州事件

## 無政府主義

張繼纂　定價二角

目錄●無政府主義及無政黨之精神●法國之無政府黨●西班牙之無政府黨●意大利之無政府黨●德意志之無政府黨●奧大利匈牙利之無政府黨●瑞西之無政府黨●英國之無政府黨●美國之無政府黨●結論

## 沈藎

不日出版

日本東京神田南神保町七番地會芳樓支那料理店間壁

總發行所　古今圖書局啓

本局編譯新書日益繁富隨時編列書目叙述各書大旨并列明定價以便購閱　諸君之採擇如蒙賜函本局索閱書目者請寄郵費二分本局即行寄贈

本雜誌出現以來受同胞之最大歡迎惟力量棉薄自後謹當逐漸改良力臻完全以饜閱者諸君之望第二期已易名爲中央叢報不日可以出版第一期業經售罄現因索購者紛紛特再付手民亦于本月間可以發行特此告白

洞庭波雜志社啓

陳天華遺著之一
**猛回頭**

陳天華遺著之二
**國民必讀**

陳天華遺著之三
**獅子吼**

王船山遺著
**龍舟會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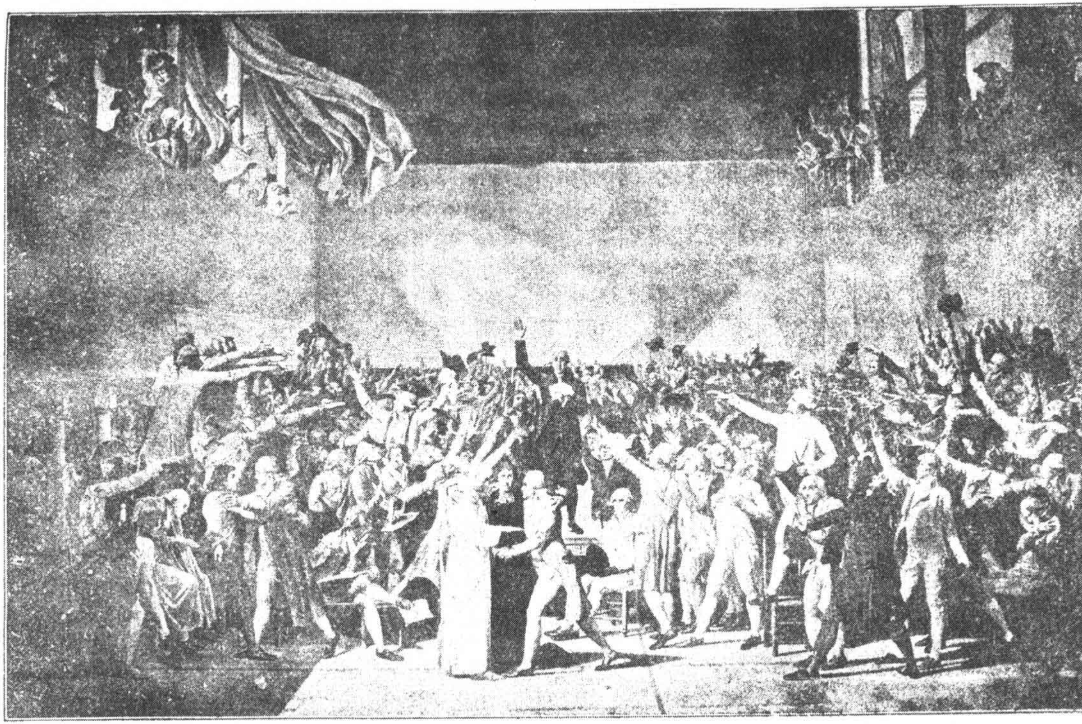
右四書皆正在印刷中
不日可以發行

**發行者　洞庭波雜志社**

本社第一期講義本定于陽歷十一月十五日出版因其中生字多爲日本鉛字所無尚須新鑄而校勘亦頗費時日以至延遲有負諸君之望殊深歉仄特此告白再者前次所納郵費全年係二角四分現以購閱諸公司不免有多所供給之苦特經特別手續較前三分之一故改爲全年代價二元不收郵費凡已納郵費諸公或寄上民報社所發行價格相當之書或原數退還均可但前定自取諸公須將住處示知爲要

日本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ノ八民報社內

國學振起社謹啓



千七百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法蘭西人民宣布革命條理之圖



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法蘭西人民攻破世士的獄之圖

# 民報（第拾號）

## 箴新黨論

太炎

黨錮之名自漢始。迄唐宋明皆有黨人。其材望行義雖有高下。未有如新黨之闒茸者也。是何也。合百千萬人而爲一朋。其執守必與衆異。然後可以自固其羣。非烏合獸聚之謂也。前世黨人雖無遠略。猶不失其正鵠。獨新黨則異是。中國士民流轉之性爲多。而執著之性恆少。本無所謂頑固黨者。特以邊陬之地。期月之時。見聞不周。則不能無所拘滯。漸久漸通。彼頑固者又流轉而爲新黨。往者科舉取士之世。新程墨出則舊程墨必廢。未有執守舊文懇懇以繼承故武爲念者。外界之剌戟雖異。而內心之流宕則同。彼新黨者。猶初習新程墨者也。是非之不分。美惡之不辯。惟以新爲榮名所歸。故新黨之對於舊黨。猶新進士之對於舊進士。未有以相過也。原其用心。本以渴慕利祿之故。務求速化。一朝擯斥。卒自附於屈原韓愈之徒。蓋魏公子牟有云。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莊周述之以爲熱中之戒。而是族反舉此以爲

美談。何異相如自逃以琴心盜卓文君事乎。雖然。黨人之所以自高者。率在危言激論。而亦藉文學以自華。今之新黨。於古人固不相逮。若夫夸者死權。行險徼幸。以求一官一秩。則自古而有之。漢世甘陵之黨。多正人卓立其間。所與爭者。惟奄豎與椒房之親。以此求勝。宜稱無罪。朝野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自牢脩密告其事。而辭所連及者。莫不禁錮終身。若鄭康成以山東大師傳授經術。未嘗問王朝治亂之事。名在黨中。實由株連所及。此本不得以黨人論者。鄭公之門。黃巾羅拜。其德之下被于民。當與虞舜所居成都相比。微特唐宋諸黨。弗能逮其咫尺。以當時李杜之倫擬之。正猶燕石之與美玉耳。若夫汝南許劭。名有臧否人倫之鑒。而與其兄許靖不協。擯之馬磨。則知朋黨相傾。不足以洽人望久矣。郭林宗以在野之士。睨邇公卿。雖不應徵辟。終不出於浮華競名之域。是以葛洪正之曰。

林宗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推慕於亂世。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可謂善擊

建鼓而當揚日月者耳。非眞曠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彷徨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究其神。故遭雨巾墊。猶復見效。不覺其短。皆是類也。或勸之以仕進。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法當仰躋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由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渟。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揮豪屬筆。祖述六藝。行衒自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浮沈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遨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刓筴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燿。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軺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廁高潔之條。貫爲祕丘之俊民。奚足多哉。故太傅諸葛元遜曰。林宗隱不脩遁。出

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歙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

夫以林宗高名之士。而比於獨行隱逸諸公。猶多勿逮。至其競逐當道。借交養名。則可以爲世戒矣。下至唐世牛李以舊家新進相爭。如李之言。則猶汲黯所云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居上者也。如牛之言。則猶春秋非世卿也。二者各有所守。然材略足以相當。雖欲乘其貶黜。陰相賊殺。惟以朝士自傾朝士。外之未嘗借資於藩鎭。內之未嘗假權於奄人。此其材行。必非近世黨人所能仰跂。然其醉心權利之事。以漢世黨人視之。則猶腐鼠之比神羊矣。宋之洛蜀交相醜詆。程頤持正而不周於學。蘇軾利口而不濟於用。其所爭不關政事。惟以瑣細節奏之間而相侵陵。若其寄心王室。聞故主之嘉賞其文。則泫然爲之流涕。使近世新黨之魁。模效其狀。以爲忠孝。周狗啼而犧牛哭者。則蘇軾爲之前驅也。明之黨人名爲與逆奄相抗。然自江陵新鄭之時。朝士已分省自植。以熊廷弼之長於兵略。而不附東林。則鄒元標魏大中輩必欲致之死地。其私心有可見者。會魏忠賢用事。廷弼東林同時俱盡。海內黨人。不得

不解仇相助。忠賢既誅。而分省之爭復亟。乃者東林之汪文言。復社之張溥。皆以善行賄賂。爲黨人所依賴。此漢唐宋之黨人所不爲者。若其內行點汙。瞑瞞聲色。則又前世清流之所未有。張溥喜服房中之藥。見于醫師喩昌書中。如瞿式耜之忠純。而猶有內寵五姬。臨命桂林。欲與妾訣。爲張同敞所引止。況復延儒謙益之流乎。明思文帝有言。北都覆於東林。南京亡於馬阮。厥罪維均。信哉黨人之死權而忘國事也。索虜入關以後。黨人已絕。而臭味所遺。百年未艾。其以文字抗虜者。在野有呂留良。在朝有查嗣廷胡中藻。虜酋宣其罪狀。叛逆以外。牽舉浮華奔競爲辭。彼以陳義慷慨而嬰斯戮。誠當爲之訟直於天。然留良以時文自豪。科舉諸生。猥相崇尙。而嗣庭之附隆科多。中藻之附鄂爾泰。雖愛者亦莫能爲諱。其被浮華奔競之名。非不幸也。虜不能以浮華之名加顧炎武。以奔競之名加戴名世。而獨被於是三人者。由其中明世黨援之習獨深。以此爲名。而漢人不能以辭相抵。然則始自東漢。迄唐宋明。有黨人者四世。雖競名死利。各有等差。而大體不能外也。今之新黨。與古人絜長則相異。與古人比短則相同。自弘曆歿而謗聲衰。百年之間。朝野士庶。寂然寧息。國政軍

實墮於暗昧。洪王起於金田。虜始振動。旋踵亦滅。外有哲人之禍。北露西歐。交征諸夏。訖於載湉嗣位。醜聲起於禁掖之間。李鴻章擁兵于外。朝士譁然。皆謂其有異志。梁鼎芬以劾李鴻章罷官。朱一新以言李連英廢黜。天下冤之。則新黨之萌芽始作。甲午遼東之役。喪師縻財。疆場日蹙。臺灣之割。旅順之割。青島之割。威海之割。接踵而至。大酋垂拱于上。失其帝天之尊。而宮掖亦時有詬誶。康有爲乘七次上書之烈。內資同龢之力。外藉之洞之援。設强學保國諸會以號召天下。當是時。有鄭孝胥陳三立之徒。以詩歌目錄聞於世。而湯壽潛善持論。爲吏有聲。世比之陳仲弓數子者。名爲通達時事。並相和會。嘉應黃遵憲與有爲交最深。元和江標以掇拾中外末流之學。視學湖南。態希齡輩和之於下。皆更相驅馳爲一朋。有爲既用事。欲收物望。樹楊銳劉光第於軍機。以宮闈相擠之故。復結二妃。時文廷式既廢。亦扼腕欲自發舒。其外則有俞明震者。與陳三立父子有連。嘗佐唐景崧稱副總統於臺灣。世人稱其忠義。與有爲亦相引爲重。而諸貴游爲京朝官者。各往往參錯其間。新黨自此立矣。有爲既敗。楊劉死。張之洞梁鼎芬始與有爲抵拒。其黨人亦稍稍引去。而江標以連

蹇死。惟黃遵憲始終依之。傾側擾攘至於庚子國民之變。唐才常起漢口。事發。有爲再敗。則同黨始有告密于諸藩自戕其爪牙者。然新黨之萌芽本非自有爲作。挾其競名死利之心而有爲所爲足以達其所望則和之不足以達則去之足以阻其所望則呰之故有爲雖失助而新黨自若。至學生任事時。則新黨始穨廢其善附會者猶故不敗。綜觀十餘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氣節。而下者或苟賤不廉。與市儈伍。所志不出交遊聲色之間。人心不同。固如其面。吾亦不敢同類而共非之。特其競名死利則一也。其所以異於諸者老者挾術或殊。其志則非有高下也。往者大酋專制。公卿備其顧問。故干譽者不出市朝。藩鎮日强。自帝其部。非傳食幕府則不足以釣名。自薛福成黎庶昌輩爲其前導。而後之繼起者轉相崇尚。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出入應方。所更既廣。故不得以一端取勝。必若條分件繫。各附其人。則或爲名士恥。是故錄其科目。以爲大別。國事阽危。庶政紛亂。舊法未收。新政又起。故官未裁。新除又下。非特職守難分。即名實亦多相繆。於是求之古人。以定是非。而對策八面鋒。貴於當世。則有父同甫兄貴與者。此一族也。備位公輔。自名知

學百家成說未能研精然未嘗不記其篇目曉其大義於是求與已應者造次酬對展轉不窮而目錄說部諸書最爲利器則有父曉嵐兄蘭甫者此一族也法制不常時有張弛諸所陳奏要在疏通而不可不緣以儒術下逮序述箋札之屬質勝則不動人文勝則不適用於是桐城義法爲其中流則有父永叔兄子瞻者此一族也聲氣相扶交相誦美哀亡上壽及以飲食會同之屬華實兩盡足以無憾諂曲者末胡椒以墮淚懷橄欖以解醒其實雖具必濟以文則有父荀慈兄稚存者此一族也生長貴游憑藉家世一端之長足以傾動朝野自謂與國家同休戚不敢有貳而學術未具徒能詩歌所賦不出佩蘭贈芍之詞所擬不離鳴鴂啼鴂之狀而又掩其情性喜逐狎邪燕私之情形於動靜則有父朝宗兄定庵者此一族也是數族者舉其大別則然若囊括數者而兼有之則最足以趨利夫其所操技術豈謂上足以給當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論不可以爲成文之法襍博之記誦不可以當說經之詁單篇之文筆不可以承儒墨之流瞖采之華辭不可以備瞽矇之頌淫哇之賦詠不可以贍國政之違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覩經方陶冶之流猶尙弗

及。亦曰以是譁世取寵而已。若夫前世黨人。未嘗涉歷幕府以爲藉也。未嘗交通禁掖以行媚也。未嘗逢迎貺儈以營利也。而今之新黨則泊然不以爲恥。均之競名死利。其汙辱又較前世爲甚。幸其用事日短。穢行不彰。不然而康氏事成。諸新黨相繼柄政。吾知必無葉向高高攀龍輩。而人爲謙益家效延儒可無待著龜而決矣。故曰今之新黨與古人絜長則相異。與古人比短則相同也。抑此新黨者。自名爲新。彼固以爲舊染汙俗。待我而掃云爾。返而觀其行迹。其議論則從新。其染汙則猶舊。蓋顧氏有言曰。「今日人情相與。惟年社鄉宗而已。除此四者。窅然喪其天下。」吾嘗持此以衡今日之俗。與明季略有異同。其相同者。年耳鄉耳。宗則今日所輕。而亟漸移於姻戚。社則今日所絕。而恩又篤於拜盟。彼黨人之所以自相援助。傳之自舊。雖昌言維新而不廢者。亦有四事。具論如下。

一曰師生。師生本以學術授受得名。非座主與所舉者得稱師生。晚世浮僞之俗。其師在窮閻織屨者。則棄之未嘗一顧。而曲事座主。如對上皇。斯已可鄙。科舉廢而斯道不行。然執贄上官。以師生相稱者。其醜又甚於座主。推究始禍。實惟唐之韓愈。愈

作師說以自文飾。其門下相從者。自皇甫張李之外。以其力能通榜。求爲援手而已。明世武臣。對執政則稱走狗。而士大夫之事奄人者。名爲義兒。其名既汙。近世乃假借師生之稱。以避指摘。按日知錄有云。「後漢書賈逵傳。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郞。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鄧壽傳。大將軍竇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搉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容得有傳授之門生乎。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是也。其所執者奔走僕隸之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南史劉瓛傳。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是也。其初至皆入錢爲之。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厲聲驅出。是也。」而今之以達官貴人爲師者。則無不自稱爲門生。彼固以爲弟

子事師。與前史所說有異。及觀其實則所事者亦外戚奄人之流。而欲入其門。虛無不入錢以當束脩之獻者耆舊既然新黨趨之益甚是當比於漢世贅壻之科。爲人羣所不齒也。

二曰年誼前世所謂同歲生者。謂其同在精廬。得失相告。困乏相貸。急難相救。及其學成出校。又在同時。故其恩比于他人爲切。若夫以科舉取士而同時入選者。前日固非相識。邂逅遇之。何所歸厚。而近世執爲典常復取唐人小說浮薄之言以爲根據。義不本於禮經事不允於民志其不足稱說也明矣。翰林院之尊先輩。逾於三老五更。不計齒歷之高下學術之淺深惟入選後先是問。乾坤可毀中國可亡。而此制必不可變由是言之。沈朝士於濁流者非爲過矣。然觀今之新黨。心識其非。而猶不決然捨去。乃沾沾於百事之改良非能見千里而不自見其睫者乎。

三曰姻戚。近古雖重宗族。而宗族不皆顯貴之人。惟累世達官者猶以自護其宗爲念。下此則寧通譜於貴人。然猶不如擇取外姻之爲便也。諸將校之起自田間者。雖位至開府。猶見輕於鄉人。必與清貴者爲婚姻。然後可以禦侮。惟士大夫亦然。苟以



1417

姻婭爲援。其遷轉自較常人爲易。而郡縣守令之屬。葭莩末戚。相聚一堂。鬻獄弄權。習爲民患。彼新黨者。於後者或能制止矣。於前者則猶固著不忘也。

四曰同鄉。人情愛其鄉里。不足致譏。督撫既橫時。有暴政。則同鄉京官得訴於察院而理之。此其補苴隙漏。誠不可縣廢者。以視前三。夐乎遠矣。然今人之愛其鄉。鄰較諸愛國爲甚。夷貉在前。視之自若。而鄙夷他省。輒以爲魚蛇狼虎之不如。一人秉權。則鄉人倚之而起。一人失職。則鄉人從之而衰。故有輿金輦璧以保其鄉貴使不失舊服者。此新舊黨之同情也。而新黨之偏戾不道者。或謂南方當存。北方當棄。則往者迂舊之士所羞稱矣。

今夫食肉者貴鮮肥。宿則味減。不如其鮮也。飲酒者貴陳釀。新則氣暴。不遠其陳也。同此啖食之物。而或新或舊。貴賤殊情。然則論事當以是非爲準。不以新舊爲準。其例較然明矣。而諸新黨于舊道德之黨維持者。則視之以爲瑣節末事。諸有汙俗。則隨而與之轉移。豈不曰吾之黨援。將藉是以成立也。若是而頑固守舊者。亦得執此以爲口實。曰吾之黨援。將藉是以成立也。彼其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兩者對校。未見

舊之必劣而新之必優。然則閏位餘分。僞假旦夕。及名位既去。其人亦見輕于天下。荀子有言。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此之謂矣。若與漢唐宋明之黨人相提並論。不亦輕中國而羞泉下之朽骸耶。

或曰。今之任事者爲學生。學生者非新黨。而亦自爲一羣。此殆可以無譏矣。曰。吾向者固言之矣。中國士民流轉之性爲多。而執着之性爲少。漸久漸通。則無不流轉。而爲新黨。今天下既無頑固守舊之徒。則新黨之名自絕。而諸學生之所爲者。又新黨之變形也。夫其學術風采有異昔時。諸所建白。又稍稍切於時用。然其心術所形。舉無以異於曩昔。其尊師帥。有異於向者之稱門生乎。其應廷試。有異於向者之敘年誼乎。其分省界。有異於向者之護同鄉乎。以借權爲長策。以運動爲格言。凡所施爲。復與黨人無異。特其入官未久。不如昔人之熟識徑塗。故不敢冒昧以求一試。遲之數歲。必森然見其頭角。且新黨雖多諂曲。而品覈公卿。裁量執政。猶其所優爲者。彼雖恃其客氣。外以風節自高。則不得不有所飾僞。今則並其飾僞者而亦不知。惟以阿附羣公爲事。若夫呵殿出門。登壇自詡。以其爵命夸耀諸生。而視其取青紫如拾

芥者。則新黨雖頑頓無恥。猶必噤口不言。然則新黨者。政府之桀奴。學生者。當塗之順僕。新黨猶馬。不飽則不行。學生猶貍。不饑則不用。自專權自恣之政府計之。則學生之謹愿小心。其可用自優於新黨。學生用而新黨廢者。非獨時勢適然。亦其品格愈卑。易於策使之故。觀近世督撫之薦擧州縣。猶以書生本色爲美談。彼學生者。誠可謂書生本色矣。若就尋常處世之道爲言。則新黨誠愚。而學生不可謂非智。何者。東陬貉子。宰割神州。彼亦自樹其部落族姓而已。漢人之良者。非備訪問。則充書記。求其馴謹順命而止。下此則爲溺職。過此則爲出位。其視漢人。實無異於趨走供奉。豈復以骨鯁直臣望之耶。纂盜日久。恬然忘故。而漢人亦自以爲在漢唐宋明之世。猶之僵臥於海船者。夢中所見。猶是山原城郭。而不悟巨浸之稽天也。漢官之視虜主。無以異於吾族帝王。乃欲昂首伸眉。上法先正。外飾直言之名。內有植黨之志。眞昔人所謂探龍頷批逆鱗者。大酋一覺。或廢或誅。而漢人之爲新黨者。各鳥獸散矣。以此而處漢唐宋明之世。君威雖伸。輿論尙在。必不至落薄如是。彼滿洲者。旣無法律。亦無淸議。一遭貶削。則望實交隕爾耳。昔李紱之反接菜市。孫嘉淦之擲筆殿堂。

此虜酋所以豫懲新黨者也。學官之設。臥碑鄉老之講聖諭。此虜酋所以彈正學生者也。學生能善體虜酋之志。執雌守黑。不敢自遂。大智若愚。於是乎在。而新黨不能豈非天下之至戇耶。今之新黨。猶有孑遺。幸而小小得志者。皆善守學生之術。以此云進步則眞進步矣。以此云維新則眞維新矣。若就中國民氣爲言。則新黨猶不至靡然蕩盡。學生用事。廉恥道喪。耗矣哀哉。非獨中國之亡在是。雖滿洲政府。亦未必不以此致亡。於外人也。何者。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非倜儻非常之士。即彊力敢死之人。以一者足以進取。一者猶足以自衛也。滿洲初入關。雖多斁德。而貞固幹事之材。其所素有。此漢人所以不競。今滿人習於承平之樂。惟聲色狗馬是務。諸所舉措紛無友紀。而學生之承流其下者。一切以順爲正。海內向風。旣明且哲。反脣偶語。且不得聞。而欲建立議院。以匡救廟堂之闕。此必不可得之數。然則虜廷之自恣必甚。而亡國剗類。固可以旦夕俟之。滿洲之亡。漢人之幸也。所慍者天下習於學生之腥德。怯懦持下。寧爲牛後。滿洲之亡。不亡於漢人。而或亡於他族。則漢人亦與之同盡。非變形新黨之咎而誰咎哉。若吾黨之狂狷者。不疾趨以期光復。日月逝矣。高材捷足

## 第拾號

箴新黨論

者將先之

# 排外與國際法（續第九號）

漢民

## 第六 條約

觸發吾國民排外之感情而使不能自已者其條約乎限制吾國民之行動至不能主張自國權利激而爲野蠻不正當之排外者其條約乎夫條約者規定國家間之權利義務者也其爲國也有相當之位置則其爲約也亦宜有相當之權利義務於是而相守相報相調和其國家之交誼既日親其國民亦無不平之感而生其猜惡凡今之世任外交者莫不主張自國之權利故條約談判之始各不免爲過度之要求而折衝既定則恒止於其範圍其反是者惟以强大臨於弱小其國之勢力位置既不相當則其條約難望以平等耳然世稱歐洲協調謂以六國（英法德俄奧意）握强權支配歐洲全局其趨勢固不可爭而至於國際交通平和訂約之際則亦不必六國獨蒙其利而此外細國必承其損惟我中國之外交則有令人詫絕者自清道光二十二年結江甯條約以來六十餘年（前此惟畀與俄訂約不及他國）與訂約者十餘國爲

條約大小百餘次乃幾至無一非損以己益人者大者爲領土權獨立權之侵蝕小者爲鐵路鑛產航道等權利之授予使吾國民觸處傷心窮于無告或者引爲國恥欲雪其鄙我亡我之憤或則知利源已涸而思爲亡羊補牢之謀近日外人所指目爲排外熱者其爲後之屬固多而爲前者亦復不乏抑後者其範圍較狹其問題解決亦較易其據理以爭者或覩成效則橫潰無虞而前者則一切相反其目的既不可達抑鬱寃憤之久激而訴諸腕力乃一發而不可收拾夫使我國條約其爲制限剝奪於我者不若是甚則我國民之志必不若是憯也故曰觸發吾國民排外之感情者條約爲之也

由是則吾國民首當研究之問題爲此以條約讓與于外人之權利其終無回復救濟之道耶否耶及以如何之方法而始得達吾人主張自國權利（國權及一切之權利）之目的耶解此問題第一當知條約之爲物及其効力第二當知條約變更消滅之由

條約者國家與國家之合意也詳言之則二國或數國以有全權代表其國家者就

結約當時之狀況。規定當事國家一切之問題利益及相互之關係。要式（謂須一定之方式文書）之合意也。故條約之要件有五。一為國際法上之主體（國家）非以國際主體之名義而締結者則不得為條約。如君主個人之資格不能為條約主體。而一國家與他國君主間之契約。一國家與他一私人之契約。皆不名條約也。二為代表者代表者之權能。依其國內法而定。大權政治之國。締結條約在于君主。不受他之制限。各國所派遣之全權公使等。則自元首受委任而有其權限者。故奉使者不可無證明其有權能之委任書。及不能逾其委任之權限以行事也。三為意思之自由合致。此為私法上契約之原則。而條約亦適用之。如事實之錯誤。相手方之詐欺。其約皆得為無效。但於强暴脅迫以為條約者。則比于私法契約為寬。以有戰後媾和之約。一方之國家不能免於脅迫。而其約亦不得為無效。故遂有謂國際法認國家之武力而成。於强暴脅迫亦為所容許者。（荷爾之說）又有謂雖遇强暴猶不失撰擇之自由。如雖屢敗之國。猶得以其國為孤注。或甘割棄其土地。二者皆其自由者。（瑪爾丁之說）然近世學者則謂當結約時惟重代表者之自由意思。故加强

暴於其國家以成約者有効而加强暴於代表者之身以成約者無效此亦於國際上有先例者也。如千八百七年西班牙王以拿破崙之脅迫爲退位之宣告於國際上爲無效。四爲目的之適法可能國內法以反乎公之秩序善良風俗之事項爲目的者其契約無效。故於國際上違反乎國際法之基本原則及其適用確定之國際慣例者其條約亦無效。如占領公海之條約。買賣奴隸之條約。宗教撲滅之條約。皆爲不適法。外此論者有以毀損一國獨立之權利之條約。亦爲不法無效者。然以國際慣例衡之。則未見其當。蓋所謂國家必要之權利。當不過如自主權。代表權。司法權等。而固有因於條約爲被保護國附庸國者。又半主權國不得有對外國交戰之權。限於其所得享有主權範圍之內。而始得與第三國結約。至我國與土耳其埃及等有領事裁判權之國。亦爲以條約讓與者。故學者謂獨立國爲妨其自國獨立權利之條約。亦其自由。則與前之違反國際法原則及國際慣例者異矣。所謂目的可能。必其目的物之存在。此不待辯而自明。即其權利限於獨有。而既以條約讓諸甲國。則後不能更約與乙。亦其目的物之不存在也。五爲批準。批準不過一形式。而其形式爲必要。條約不經批準。則當事國家不受

其拘束力。條約之締結者。非談判員而爲一國之元首。此亦與私法契約異。近世一般慣例。苟無特別反對之訓令者(謂明示不待批準而有效之文。於談判委員權限內者。)則雖談判員權限若何。其條約亦必須批準而後成立也。此五之條件具。則其條約遂爲有效條約。爲國際上發生各國家權利義務之一原因。凡國家之權利義務。得分之爲二。其一部分。以國際法爲基礎。如國家領土權獨立權平等權。學者謂爲基本權者是。而他國對之有不妨害其權利之義務也。其一部分則以條約爲基礎。如最惠國條欵領事裁判權等。非國際法上本有之權利。依於條約特別協定。自他國而取得之。學者謂爲獲得權者是。而當事者之一方則有對之爲履行之義務也。以條約特別之權利。容有使義務國之國家基本權亦受其制限者。以其當事者國家之自由合意所規定。故獲得權比之基本權而有優先之勢力。而條約之不可侵爲國際法之原則。當事國家間爲權利國者得强制義務國而使之履行。國內之變動政府之更革。於條約之義務無影響。其條約既定。一方之國家不能以自國之不利益爲理由而免其義務。凡此皆條約當然之效力也。若夫更進一步而求條



1427

約所以有拘束力之故則從來學說不一。或以為德義上之義務。或以為宗教之命令。或以為自然法上之義務。或以為自由意志之効力。然不若以屬諸國際團體概念者為當國家為國際團體之一分子。有守國際法規之義務。國際法規規定條約之不可破因而命條約之當守。故條約之拘束力。結局亦歸本於國際法規。至國際法規何以拘束各國。此則與一切法之起源為同一之問題要之以條約為有拘束當事國之效力。與國家由遵守國際法規以生尊重條約之義務。則於學說先例俱無疑問者也。

次之條約於國內之效力亦為吾國人所當研究者夫使於國內之效力而有以異則吾國民或不受條約之拘束可免條約違反之責任然此於今日國際法觀念暨國內法之觀念為斷不能容者國際法既確定為國家負遵守條約之義務矣即國法學論者亦謂國際法規同時為國家自身之法規國際法上條約之効力與國法上之効力無有區別於國際上完全有效之條約亦必為國內可得執行者國法上不能執行則於國際上亦未為完全成立其國內執行之關係則一依其國內法而

定大要分爲三種（一）其君主有「無條件締結條約權」者。（謂不附加何等條件。而君主獨有其締約權者。）則於國法上亦無條件而得執行其條約。（二）若條約之執行須議會之協贊者則君主之締結條約權非無條件者而其中復別爲二。（甲）非議會之協贊則爲不得締結者。（乙）雖不經議會協贊而得結約。然其効力則爲條件附而以議會協贊爲其法定條件。稽之各國憲法。有以明文規定條約締結前須求議會之同意者。法國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六日憲法第八條。「或種條約非經兩院議決則不成立」葡萄牙憲法七五條八項。西班牙憲法五五條四號。皆屬於第二種之甲類。有雖於憲法規定議會之協贊權而未嘗明記要有協贊於締結前者。如德意志帝國憲法十一條三項。普魯士憲法四十八條。與大利關於大權及行政權執行之憲法六條。比利時憲法六十八條。最近國法學者以爲屬於第二種之乙類。至第一種君主無條件而執行者。則以其憲法無議會協贊之規定。如日本之憲法十三條。但云「天皇締結諸般之條約」此外更無參附之制限。故於日本可解釋爲其締結條約無條件而屬於君主者。（本國家學會雜誌美濃部達吉條約於國內效力論文第二節第三節）雖然。此上所述者。皆爲立憲國家之關係。若君

主專制國則併議會而無之其君主之有「無條件締結條約權」直屬無可爭之事實且於專制國內幾無法律命令之區別但以唯一機關發表之意思遂有絕對强制之力故其條約以無條件而締結亦以無條件而執行其條約之內容爲關於國權行動者國權即由是而受其制限其條約內容爲直接規定國民之權利義務者國民之權利義務亦由是被其束縛蓋棲息於君主專制政體下則萬幾仰一人之獨裁況援據於國際法規以其所代表承認者即爲國家之意思其爲制於國又豈待論惟專制之國法律既不完備命令朝暮無常其條約公布之事序亦復不周於是三者之效力乃交相勝而人民罔知所從如滿清政府不獨以命令（此指清廷詔諭之屬）更改法律（如清刑律商律之屬）爲常即其牴觸於條約者亦數見不鮮其究極則又以條約違反爲人民之罪以自解其責吾國民之重足而立久矣然雖爲厲如是而其政權一日不去則一日得以我中國之名義爲對外之行動而外人亦依然認之爲國家之代表何也以是爲非國際之問題各國亦無容喙於我國內政治之理由也外國既認此政府爲我國之代表者則其依於必要之方式（如遣全權談判批準交換之

屬）相與締訂之約我國民雖日夕鳴其不平訟其無效寧有絲毫影響耶故一審觀乎條約之効力及於國家者如何則雖謂吾國民對於外交失敗訟言救濟者無直接之手段蔑不可也

雖然條約之效力亦非永久不變者千八百七十一年。歐洲七大國於倫敦條約規定。云「凡條約國基於平和協議。非得他締約國之承諾。則不能免其義務。及不能變更之。爲國際公法之原則」。以私人間契約。猶不能以一方之意思而消滅變更。國家間亦宜同此原則也。然學者以爲此原則不能絕對的適用於國際法。羅連士曰。「時勢之變化。條約亦因之變動。如何之事勢而得廢棄其條約。則各當依其場合而判斷之。苟如倫敦條約之決定。則凡條約之可改正。當以僅一國之反抗而不能動搖。國際法豈禁阻國家之改革發達者耶。」故千八百六十年意大利半島諸國之合同。不爲與國之反對而敗。千八百六十六年乃至七十一年德意志帝國之聯合。不以數小國之反對而不成。而倫敦條約之規定。其効力亦止於締約國之間而已。凡條約効力之消滅可分別爲二種而自始無効如所謂不具備條約之要素

者。不與焉。

甲條約自體發生之原因。屬於此類者有三。

(一)條約之有効期限已滿者。如普通通商航海條約。皆限以年月爲其約之有効期。間倘其時日之經過。則其條約當然効力消滅。此與私法期間附契約之性質同。

(二)條約之解除條件發生成就者。此於條約中。有規定得爲解除之條件者。至其條件發生或成就。則條約効力亦消滅。與私法解除條件附契約之性質同。

(三)條約上之義務履行已終。此當事國家以條約。約爲一定之行爲者。既已履行。則其効力終止。如損害賠償等約。達其目的。同時條約消滅也。惟有境界條約媾和條約。則其規定有永久之性質。非於當事國間更結反對之條約。則不失其効力。

乙條約自體以外發生之原因。屬於此類有四。

(一)當事國雙方合意而廢止者。　此有明示默示二種。雙方表示意思。以條約爲無効者曰明示之合意廢止。締結與舊約不兩立之新約者曰默示之合意廢止。然皆不得因是而加損害於第三國。如舊約爲使第三國享或種權利者則第三國値當事者雙方合意廢棄條約時。得爲異議也。但兩國間之條約。非以一種權利與第三國者。則其約雖出於保護第三國利益之目的。亦可自由廢止而無所妨。

(二)當事國一方明放棄其權利者。　當事國之一方。委棄其權利。而義務國承認之。謂之義務免除。然此以當事國僅一方有權利者爲限。

(三)至於不能履行者。　當事國一方之滅亡。或目的物之消滅。及其他原因使不能履行條約上之規定者。

(四)戰爭之開始。　戰爭開始。非使一切條約効力消滅。但其以平和爲前提之約。及爲戰爭原因之約。則同時消滅。

故條約効力消滅之原因。其種類有二。其細別有七。近時學者所舉。則更有以條約

# 第拾號

明。文預訂條約國有廢棄之之權利。則從其條件得爲廢棄者。如千八百九十九年萬國平和會議。有締約國通告其廢棄而自免條約上之義務之規定。即其一例。然通告廢棄即爲條約附有之條件。以通告廢棄而免條約義務。即以解除條件發生之故。而條約消滅。亦祇與甲之第二種爲同物耳。綜而論之。消滅原因發生於條約自體者。自其締約之時。即預計其效力之終止。故既至其場合。即不生他問題。以約所既規定當解除者。如猶欲强行於他人。則違約之責有所歸也。消滅原因發生於條約外者。則其履行不能。必有不可誣之事實。而戰爭爲國際之變。亦非所語於平時。以言放棄權利。則舍其他有所取償者外。今世國家競爭至烈。得寸思尺。孰肯爲此退讓者。惟雙方合意廢棄舊約。爲國際常覩之例耳。然其舊約所規定當事國之權利義務。爲相當與否。不容概論。苟其權務爲相當。則因於時勢之變遷。共視舊約爲不適用。於是明示廢棄。或爲反對之新約。亦無所難。其或不然。則一方雖欲免除義務。而一方不肯委棄權利。新約之成。或取償較多。則仍非所利於義務國也。此外有以締約國一方而得主張條約效力消滅者。其場合二。(一)締約國一方不履行其

義務者其所當履行者爲條約之主要目的則一方以其違反而得取消此荷爾之說爲最狹義瑪爾丁則謂條約中有主約欵與從約欵之別違反其主約者無效亦與荷爾說近葛蘭斯丟等舊說謂條約不可分故他方不履行條約之一部自國即得取消其全部則失之汜濫而不可從者也(二)履行條約至妨害自國獨立者國家得拋棄其獨立權以服從他國然其爲拋棄必因於明約故使締約當時於國家生存獨立無損其更因事變至不能無所妨害者則條約可以取消(荷爾三七三)此二者雖得爲主張消滅之由而究出於一方之意思故不必其斷然有癈約之力設以弱國與强國相遇則尤爲不易其不幸而僅見諸提議者殆恒事也

夫條約之性質効力如彼而其爲消滅之原因如此然則我國之條約至今日而思改正以回復既失之權利其事亦可知矣其既具條約之要件而相互遵守者已不生自始無効之問題若其條件附有期間條件而適已及之者似可以免矣然凡若是者皆得因締約國間之合意或延續其期限或更新其効力則舊約雖解而不解即如我與各國通商之約皆附有期限而及期重訂則每不過多一批準交換之手

續而於舊約實絲毫無改當軸者且以不更有所要求為幸耳其不附期限條件之約則所謂合意廢止者亦既言之我為義務國亟欲免除則彼為權利國必力葆所獲吾國民所最思更改之約即最難得承諾於彼方而為合意者也故縱遇有可主張廢止之時機而亦不收其功果（如美禁華工約其尤顯者）嗟夫覆轍已見而來軫方遒對於既往之補救為若是難而當前之敗失乃未有艾所損愈甚則國力愈傷而回復之望愈遲斯誠不能不痛恨於蔑棄我國家權利之異族專制政府也

（未完）

## 第拾號

誰生厲階

至今為梗

# 復仇論

寄生

其祖若父。見殺於盜。又入其室廬。據爲己有。爲之子孫者。迫於無可告訴。飲恨泣血。日夜磨刀霍霍。以伺其旁。思得一間。殲厥渠魁。而驅其餘孽。光復故室。以報先人。夫其用心。孰敢非之。乃有親族不肖。不爲之助。而袖手焉。非惟袖手而已。且阻撓之曰以若所爲。一擊不中。將赤吾族也。吾但勸告其糞除吾廬。鋤耰吾隴畝。吾安之若素焉耳。若是者。言甫出口。而途之人唾其面矣。嗚呼。以中國今日異族執政。乃侈談要求立憲。排觝革命。抑何其聲相類也。吾儕之革命。固非限於復仇一方面。而爲狹義者。然復仇之旨。要亦所同認也。論者相難。一則曰還唱公等之復仇主義。再則曰還唱公等之復仇主義。一若牽入種族問題。則吾儕之所主張。遂破碎消滅。而無足存立也者。顧不異耶。推原論者之意。豈不以世界未來。或當徹於大同之域。而過去之陳迹。又未嘗無絲毫血統關係。疆種析族。甚無謂也。然兩者皆遼遠而無當。夫民族消長。久重歷史。本報第五號已闡明之。至於大同之世。千萬年後。吾不敢謂其必無

徵此若就現在則亦如烏託邦之託諸夢想而已且夫所謂大同者合六洲之氓而揖讓於一堂虎豹熙熙相安寢處非僅限於滿洲也期望未來之大同而今日欲爲之濫觴焉則任取何國入主中夏或分瓜剖豆各嘗一臠有撲我者后之可耳胡爲乎肝腦塗地血肉膏野以抵抗以爭也又謂過去血統相屬則雖帝何礙然則中國曷弗迎同種同文新造之隣以代此疲駑齷齪待淪之虜而美之於英將毋論者所大惑不解者矣吾前著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有曰仲尼夷狄中國之言固爲種族界而發也獨不解者今之志士之於國人旣勃焉敎之以敵此又翻焉告之以毋敵彼爲誠何心論者而不服斯言歟其說可得聞諸

雖然吾知論者之決無以破吾說也則種族問題旣已解決而吾更請放論復仇之意義仇者何敵我者也復者何敵之創我而我思有以還創之敵之攫取我物而我思還奪之於其手者皆是也匈奴擾邊契丹入寇創我而已金之半壁元之百年攫我之物也幸我民族雄傑接踵而興旣皆有以還創之而還奪之於其手矣蒙古凋落滿洲代長爰自朱明末葉肆其踔噬日爲我患値我內訌交作長驅盡入竊盜神

器。又復暴遏凶鋒。以虔劉我種族。我宗我祖。哀號於刀礎之下。宛轉於釜鑊之間。我民族飲恨泣血。未敢或忘。數百年如一日也。或者視爲應有之事。以爲歷史昭昭。本無可追。人面梟獍。吾復何言。儻猶其未。則當日哀號宛轉者爲誰氏。操刀礎爇釜鑊者。又爲誰氏。淸夜夢覺。其亦一念及之哉。且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有感情也。否則僵石。否則草木。否則僅有知覺而無感情。爲鳥獸。有感情而薄弱。移時即消。爲猿猴然。吾聞斐洲有猿。人犯之者則怒鳴驚衆。群投石以碎其顱。若是乎。犹有復仇之觀念也。而謂人之於其所不共戴天者。反漠然無動於中乎。如曰徒盛感情。無實力以盾其後。將終不能成事。不知夫實力者。非可以獨存也。必附麗於感情以漸次發生。彼方醉夢顚倒。播弄之無覺焉。必也唳鶴傳胥。鳴雞戒旦。使之蘧然驚覺。感情充牣。而始有實力之可云也。昧者不察。責人不惟實力之務。徒事於喚起國民之感情。不得爲善醫國。貌若持重。然吾將反詰之。其所云感情者。爲人人心中之所自有乎。有待於他人之所授予乎。則必曰人人心中之所自有也。則又重詰之。此感情者將濬導之乎。抑取而摧滅之乎。夫苟使感情本非爲國民所有。且無須感情而猶不害

於奮然興起以自完其應爲之責乃一二人強移其私以普植於國民之心理此雖比之爲馬之害群無不可也然而天下固寗有是理耶今以人之不聽不明拔其塞斯聰矣袪其蔽斯明矣感情則異是因其有而利導之決水之功也否則耘禾於石雖畢能事苟俟其苗焉難於梯天而登也蔣子智由譯維朗氏詩學論曰若人心中本無此感情則雖見是等之物至於數百千回其感慨固無自而生可謂深切著明矣準是國民之感情爲所自有而謂此之感情將大不利於吾國必以摧滅之爲要義者吾未見其當也今自滿洲入關二百六十年於玆雖其間假施仁義亦間收一二牢籠之效而故宮禾黍憑吊生悲一代江山淒涼滿目是以遺老之書如珍趙璧詩人之什每咏秦弓種族之盛衰其迹固未嘗盡泯也爰自我生以迄今日則民族主義又發揮而光大焉復仇云者要亦因其有而利導之必非強移其私以普植於國民之心理也秉此感情迺生實力情實相輔提携而進鐃歌之奏決其非遠光復故國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馬則種族之仇庶幾復矣然吾之論復仇也又非僅限於種族之界以爲就政治而論暴君污吏充塞國內小民權利剝喪幾盡一旦顛蹶專

制使閭閻悉儕於平等謂之爲政治上之復仇貴賤既夷貧富尚判坐擁厚貲者得以頤指氣使勞力之徒龜手胝足一不得當鞭撻且隨其後隱操生殺之柄猶無以異於南面自王則貴族易而爲富者名歧實壹又何取乎有政治革命也一旦社會均富完全經濟之組織使世界無復有肉食者高據於上菜色者流轉於下熙熙攘攘莫或相役謂之爲社會上之復仇何則虐政既甚於猛虎勢利又集乎千金堂上之鼓吹不輟廬山之欲壑未盈彼之自謂賢勞而吾民實已隱受其痛矣吾嘗言之敵我創我斯我之仇還攘奪之復仇之謂世固有於此爲同仇而於彼則不得不相視爲蟊賊者此所以種族革命之後必繼之以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也夫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義豈僅曰復仇語其大者則革除陋俗弊政以求一新吾國焉然建設之目的首必在於便民則反而言之所謂陋俗弊政者亦曰不便於民而已感此不便故謀所以革除之雖謂復仇爲因而由此以獲改良之果亦非過也社會革命之在中國乃始起點一二謀深慮遠之士倡之於數年之前將食其報於百世至夫政治革命所由來久矣遠溯湯武取夏殷而代之其効固非可與今之革命者並挈以

衡量短長然其始之感於爲民不便而謀革除陋俗弊政則一也。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又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湯武之事迂儒老生之所樂道推其心理。豈所謂復仇者非耶。或者曰。華夷之辨久在人心。天厭腥羶將必震盪之先民之績庶有繼者。以若所言併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則多自樹敵也。應之曰否否不然。置一物於此。縱察之則爲高下。橫察之則爲廣狹。應於外界者異其實未嘗少變也。今夫取革命之義而研解之。驅除滿洲繫乎種族。摧滅政府原於政治。雖然。使滿洲而非政府耶。則將爲被征服者同化於我矣。有政治革命可耳。無所謂種族。使漢族政府而殘存耶。滿洲僅如金之侵入則驅除之本非所謂革命抑無涉于政治。由此觀之。種族革命政治革命必相倚以行。析言之者亦如物之縱橫察之而應於外界者異焉耳。社會革命似兩物矣。然中國之政異夫西歐。彼踞民上者。蠶食脂膏以自肥其室。故縣令之家或擬於巨賈中人之產必藉於宦途。如上所語帝相可知矣。如下所語百姓之窮困無告又可知矣。杜甫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吾生固親見之也。抑貧富不均。世所同慨。而歐人之所以致此。實屬商競。所稱社會經濟

組織不完全者。已與政治之關係殆尠。中國則否。營利於商者。不及營利於官者十之二三。所以使然。則政治之過也。懸爵賞以爲利的。射利者趨之若市。束身自好之徒。每掉頭而不肯仕。以治國之道。一變至於汚濁之藪。求則得之。何以尤焉。今悉取陋俗弊政而革除之。政治革命之際。不啻併社會革命之功而舉其半。以方歐洲。功倍勞矣。於此得斷言曰。種族革命。既與政治革命爲同物。而異觀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又並行而不悖。事實相副。雖欲舉一廢一。且不可得。何有多自樹敵之慮也哉。

或者曰。既聞命矣。語亦有之。困獸猶鬭。子張復仇之名。以臨若族。不懼其鋌而走險。出死力以鬭我乎。應之曰。毋傷也。夫追奔逐北。窘之於必死之地。彼見束手就縛之與戰而不勝者。死則均也。寧若戰之猶或可以倖勝。故曰。窮寇勿追。今之勢異是。三者皆不相並存。一興則一蹶。利害之數。無有偏倚。敵愾之氣相當。則惟視力之衆寡。與勢之厚薄。然此已昭昭。不待蓍龜而後決也。況復仇云者。我非立於追奔逐北之地。而既見窘於彼者也。困獸之喻。方將在我。又何以懼爲。迺吾之言復仇。專言其心理。以爲此革命之因耳。世之相驚以伯有。則誤之爲狹隘之手段。謂屠戮之跡。將復

見於今日。不知有道德持乎其後也。且子則惑矣。彼族謀所以自固。雖百載不少弛。我不復仇。休養於其下。徒與以經營締造之良會。其勢益鞏。踐我將益甚。始之以謀安者。卒乃召困。雖至愚者。知所擇矣。

嗚呼。以情言之固其宜。以勢言之無所怵。詆毀復仇者。其亦可以廢然思返歟。今請更爲正言以貽吾黨之士曰。邦人諸君子。既皆同此懷抱。則宜急起直追。揮日使返。毋復遷延觀望。來失敗之譏也。非然者。彼滿族已自相鞭策。或出強暴以摧我方剛之氣。或用咻噢以賊我既死之心。我民族之醉心祿利者。又迷於一往不復。而不自知其謬戾。雖欲復仇。其又焉能。種族仇之既已不復。何論乎政治。抑何論乎社會。嗚呼。時不我與。雖滿族之謀。此猶發軔。而醉心祿利者。又甚微細而不足以爲進步之梗也。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蹄涔之水。積爲江河。兄弟急難。吾又安得不垂涕泣而道之哉。於是操經變徵。爲國人歌復仇之章。歌曰。

殺我君父者我仇猗。懸賞千金以購仇人之頭猗。吳兒吳兒。自古重俠遊猗。盃前含笑。拂拭吳鉤猗。　一解

據彼高岡有虎狼猗假着冠裳爲虎倀猗月黑倀走積屍其儡猗 二解

仇人者何狼吻虎鬚伏身叢翳殪彼貪媢吁嗟乎倀胡乃棄人而與狼虎爲徒 三解

大風起兮雲欲裂兩軍堅陣何兀硉雄劍一揮敵氣苶鼉鼓聲死走如卒歸來渴飲胡奴血貴者專恣富則跌叱之使下毋膏鉞嗚呼我仇何時畢 四解

易水蕭蕭西風冷　滿座衣冠似雪
正壯士悲謌未徹
啼鳥還知如此恨
料不啼清淚空啼血　誰件我醉明月

# 第拾號





# 雜駁新民叢報（第十二號）

精衛

新民叢報第十二號。有雜答本報一篇。其言益無賴。茲更駁之。以日來居師友間。論議所及。拉雜而成。其中所言。有聞諸長者。暨友昆者。非一人之私意。附識於此。

第一自滿洲入關後中國已亡國今之政府乃滿洲政府非中國政府

（一）彼報謂始終以政治革命爲救國之唯一手段。而所謂種族革命。（彼報幷言社會革命。此當別爲一問題者。故略之。）乃節外生枝無益於事。徒礙政治革命之實行。

駁曰民族與政治之關係非常密切斷不能顧此失彼自政治之現象以言全國之政治現象即全國人民所搆成使全國人民分爲兩族一爲征服者一爲被征服者互相仇視利害相反休戚不相共則政治現象何從得善良非解決種族問題必不能解決政治問題自政治根本之以言**凡善良政治之根本全發生於人民愛國保種之念**滿洲人滅吾國征服吾種人猶不排滿然則英俄法德伊美奧日朝

# 第拾號

鮮暹羅任一國效滿洲所爲亦將擁戴之乎中國數千年來以民族主義爲立國之元素故雖有五胡女眞蒙古之亂猶得恢復今置滿洲侵入之事實於度外即是置愛國保種之念於度外愛國保種之念已滅絕則惟強是從何國不可擁戴豈必滿洲雖有國家已非其國家雖有政治已非其政治矣今論者謂種族革命爲於政治革命之外。別生支節。然則必謂政治革命。非根於愛國保種之念。然後可以自完。但此語恐論者亦不敢承認也。嗚呼若專言政治革命之方法。同是漢人。何不可商量。奈何每一發言。輒先排斥民族主義。此徒激發人寃憤之意。何從與若相對辨論耶。

(二)彼報謂中國今日實未嘗亡國。且謂本報亦認此言。故屢有我國民之稱。既亡國。則爲無國。無國之民。不得稱爲國民。本報既屢稱我國民。是認國爲未亡也　駁曰。中國曾已建國今日雖亡失其國民之資格然追溯前日之曾爲國民與豫定後日之復爲國民故可稱爲國民如達官暫廢他日可以驟起固與臺隸有殊故當其未起復時從法律言雖不得稱爲某官從歷史言猶得稱爲某官安得執我國民一

語。遂謂本報認滿洲非亡中國乎。

(三)彼報謂滿洲入關後。中國未嘗亡國。近世學者言事實上國家之定義曰。有國民。有領土。有統一之主權。此三要素缺一。國家消滅。我中國之領土、國民、主權、三者皆未消滅。歷代帝王。則總攬統治權者而已。總攬統治權者。乃國家之一機關。而非國家。故中國自有史以來。皆可謂有易姓而無亡國。明之朱氏。今之愛新覺羅氏。亦認爲總攬統治權者之更迭司機關者之易人。而於我國家之存亡。絲毫無與者也。

駁曰。論者亦知領土、國民、統一之主權。爲國家之要素矣。然所謂領土之消滅。非必陸沈之謂。所謂國民之消滅。非必殲絕之謂。所謂統治權之消滅。非必分裂之謂。統治權之分裂。固亡國之一種。然分裂之外。尙有種種近世學者示其觀念曰「一方之國家失其國家權力。他之國家權力代之而爲行使其權力者。於是一方之國家消滅。同時他之國家開始其權力行使」然則一方之國家消滅同時更無他之國家權力起而代之者。固可謂之亡國。一方之國家消滅。同時復有他之國家權力代之而爲行使其權力者。亦不得不謂之亡國。何則。無論有代之者與否。而一方之

國家消滅則同也滿洲之侵入中國也中國以被呑滅之故已失其國家權力而滿洲之國家權力則代之以爲行使其權力者故中國今日之統治權旣非原有之統治權乃滿洲之統治權也滿洲以其統治權行使於中國中國之領土雖未陸沈而其所被之權力乃滿洲之權力而非中國之權力中國之國民雖未殲絕而其所感受之權力乃滿洲之權力而非中國之權力於是而不爲亡國何者謂之亡國耶乃論者之所辨則曰。「君主爲總攬統治權者。乃國家之機關。非即國家。故愛新覺羅氏之代朱氏。乃總攬統治權者之更迭。」此言眞可謂奇謬。夫國家爲統治權之主體而君主實司其行使之機關。君主之死亡不過司機關者之易人。非惟於國家無所動搖。即於機關亦無所影響此法理上所說明者也然此理論實適用於繼嗣之時。適用於禪讓之時。耳若夫君主大逆不道國民不忍其虐共起誅此殘賊之獨夫別立新主則亦得適用此理論若殷之代夏周之代殷漢之代秦唐之代隋宋之代周是已使獨夫旣誅而羣雄相角不下如三國之鼎立時代其情狀稍異矣然不過一國之內歧爲三朝而非以一國分爲三國故統治權雖分寓於三朝而中國之統

治權猶在也中國之人民與領土所被者猶中國之統治權也是則統一之君位雖亡而統一之國家猶未亡也若夫五胡之擾晉女眞之擾宋天下雖分南北而不得自比於蜀魏吳之世蒙古之滅宋滿洲之滅明雖據有君位而不得自比於殷周漢唐宋何也以其非中國之臣民故其人民旣非中國之臣民則其權力亦非中國之權力非中國之權力而竟行之於中國之領土被之於中國之臣民則其權力之所及即破壞中國之權力而自樹植其權力也故於此時凡處於彼權力之下者即爲亡國之民何也其所躬被者己非中國之權力而爲他國之權力也非中國之權力故曰亡國之民爲他國之權力所制服故曰奴虜嗚呼當東晉南宋偏安時代凡處於大江以北不在東晉南宋權力之下而爲五胡女眞所支配者皆亡國之民也皆奴虜也嗚呼當宋亡以後明亡以後舉天下之人不復在宋明權力之下而爲蒙古滿洲所支配者皆亡國之民也皆奴虜也嗚呼當東晉南宋時中國之內固有亡國之民然正統猶在國未亡也若夫宋亡明亡則謂之亡國嗚呼亡國云者亡國之民自能知之今有殺人之父者其子必能知之不必求諸親族法然後知其爲父不必

求諸刑法然後知其人爲殺其父也亡國之民懷亡國之痛亦不必求諸法理然後知其亡國今論者乃根據法理以論亡國乎且即以法理言之凡國家於其領土之內得絕對行使其權力而不容他之權力侵入於其領土之內此不獨國法上之通則亦國際法上之通則也滿洲之權力非中國之權力而能行於中國領土之內者何也自非中國之權力喪失一步滿洲之權力何以得侵入一步考諸歷史自滿洲入關以後掃蕩西北呑併東南迄於滇池旁及臺灣中國之權力絕對的不復存在於領土之內而滿洲之權力代之行使（近世弱國。往往有主權之一部。被他國所侵削者。不能謂之亡國。若全被侵削。則亡矣）主權消滅已久則亡國亦已久至於彼族之篡奪君位則爲滅國之結果耳而論者徒執着於此以爲是不過總攬統治權者之更迭然則以滿洲侵入之歷史等諸君主晏駕儲貳嗣立之歷史耶非自欺欺人安得有此語也

(四)以上所說。其理至顯。彼知其不能破。則別求一說焉。以爲滿洲人本中國之臣民。其滅明猶夏殷以來之相嬗而已。於是則以上所說。不必適用。爲計誠甚得也。故一則曰滿洲決不可謂之國家。二則曰滿洲人本中國之臣民。嗟夫論者眞勞苦可憐

矣。既不敢顯然以叛民族主義。則易其詞。以爲民族主義。非不可倡言。實無須倡言。何其巧於爲遁辭也。今試按其所標二義。第一義曰滿洲不可謂之國家。此爲不成論據。蓋滿洲自奴兒哈赤建國以來。久已以國家資格與中國抗。論者亦既知之。於是急易其第二義曰。「今之皇室。本起於建州。建州自明以來。爲羈縻州。其酋長受命以統其部。如雲南四川廣西之土司。然今西南土司之人民。不能不認爲中國之人民。則明時建州衞之人民。亦不能不認爲中國之人民。且清太祖奴兒哈赤在明。曾受龍虎將軍之職。其始建國。乃內亂進行之現象。其後着着進行。遂取中央政府而代之。此如漢高帝建漢國於巴蜀關中。明太祖建吳國於金陵耳。故滿洲之滅明。不過本國臣民。對於舊王統倡內亂。謀篡奪而獲成功耳」以上所論。爲其全文之論據。今逐駁之如下。夫建州之名。得於胡元。至明設營州中屯左屯右屯後屯五衞。屬北平行都指揮使司。其右屯衞即胡元之建州。永樂元年。右屯衞徙治薊州。其餘四衞。亦皆徙治內地諸縣。則建州之地。不毛久矣。自是以後。保塞諸胡。羈縻不絕。至正統二年。建州左衞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范察。按疑會是

否滿洲之祖。其譜諜不載。無可考。惟范察則滿洲之遠祖。圖海三朝實錄載之。即所謂有神鵲止其首者也。他書或作樊察。或作凡察。逋亡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無何。凡察歸建州。乃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董山盜邊無虛月。尋誅之。邊備日嚴。嘉靖廿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入寇。巡撫禦之。已復稍戢。歷諸酋至覺昌安。塔克世。以犯邊伏誅。塔酋子奴兒哈赤。復受明左都督敕書。封龍虎將軍。其後始叛。稱帝。擾邊。子皇太極。孫福臨。相繼立。乘明亂。據中國。由是以觀滿州自奴兒哈赤稱帝以前。受天朝羈縻。弱則戢服。強則盜邊。未嘗以齊民自居。而明之待之。亦以其爲殊方異類。第綏靖之使不爲邊患而已。其域既非內地。其人復異齊氓。此如匈奴呼韓邪單于。嘗稱臣於漢。不得謂匈奴族類。遂爲中國之臣民也。是故滿洲之稱臣於中國。乃以殊方異類之資格。而非以中國臣民之資格。此最易辨者。前趙劉元海之祖。自漢末已居何內。元海在晉。仕至并州刺史。安祿山生於營州柳城。史思明生於寧夷州。皆爲唐地。祿山仕至尚書左僕射。思明仕至河北節度使。皆封郡王。非龍虎將軍。擁虛號者可比。且雜居內地。又非遠在塞外。別爲部落者可比。然以民族主義衡之。則皆爲逆胡。何則。爲其以異族盜中國也。如論者言。則是元海之於晉。可

比於三國鼎立而安史亦不失爲隗囂公孫述也豈不謬哉夫元海安史猶不得不謂爲醜虜（中國歷史上。凡臣民稱亂者。則謂之賊。外族稱亂者則謂之虜。）況滿洲耶夫中國自明以前包孕異類亦至繁矣然必同化者乃眞爲中國人滿洲語言文字風俗皆不同中國不得謂爲中國人也例如印度非洲人不得爲英國人若以印度非洲人主英國不得爲以英國人治英國人不特此也即使風俗畧有相似猶不得謂爲同國例如佛朗哥之主皆曾爲羅馬皇帝不得謂以羅馬人治羅馬人也況滿洲與中國風俗亦不相同耶彼又謂「今西南土司之人民不能不認爲中國之人民則明時建州衛之人民亦不能不認爲中國之人民」夫建州諸胡之在明比於苗猺是則然矣然苗猺之於我於我使其耦俱無猜則固可以相安苟其爲患於中國則亦仇讎而已誰云苗猺可以主中國耶彼又謂「滿洲之始建國乃內亂進行之象」夫滿洲既非中國臣民則其建國不得擬以內亂明甚亦惟等之匈奴鮮卑氐羌羯女眞蒙古之儔誓驅除之而後已耳何得與漢高明太之始建國比要之此問題雖若繁複然所最要者不過二點一曰滿洲與我是否同族此則本報第一號民族的國民及第五號續希望滿洲

立憲者曷聽諸所已解答者也。二曰滿洲是否爲中國之臣民則上文所已解答者。夫既知滿洲之非同族而又非中國之臣民則其竊據中國爲莫大之仇讎而爲亡國之民者必當枕戈以求一洗則凡爲滿洲瑣瑣作辨護者皆無所施其術矣

(五)彼報引美濃部博士之言曰。「普通之國家消滅。則失權力之統一是也。即現在之政府已傾覆。而無能代之之新政府。以爲統一。則國家於事實上失其存在焉矣」清之興也。領土如故。國民如故。主權之統一如故。所異者總攬統治權之機關。由朱氏之手以入於愛新覺羅氏之手而已。故明之王統亡而中國之國家未嘗亡。也」駁之曰。此不解東文之過也。吾屢於論者誤譯東文之點。有所糾正。非好挑揚人短也。彼所譯采之學理。即其爲文之論據。欲即其論據。不得不先叩其學理。顧其采譯已誤。則所謂學理與論據。亦都無可言。故不得已而糾正之。論者毋又如見本報第四期之論文而暴怒也。實則論者豈不解東文。不過故爲點竄以欺人耳。若然。則實以不解東文。猶於忠厚待人矣。按美濃部博士原文實云。「國家ノ三要素ノ何レカ一カ消滅スレハ國家ハ即其存在ヲ失フ其最モ通常ナル形ハ權力ノ統一ヲ失フナリ即現在ノ政府顚覆セラレ之ニ代ハルヘキ新ナル之ヲ統一スル者ナキトキハ國家ハ事實上其存在ヲ失ヒタルモノナリ」直譯之則當曰。「國家之三要素有一消滅

則國家即失其存在。其最通常之形。則失權力之統一是也。即現在之政府已顛覆。而無可代之之新政府。以爲統一之者。則國家事實上失其存在」論者所誤譯者。即爲「其最モ通常ナル形ハ」一句。夫所謂「其最通常之形」者。乃示例（謂舉其一以爲例也）而非縷舉。文義本極明瞭。且承上文而言。尤淺人所易解。蓋上文言國家三要素有一消滅。則國家失其存在。而下文即舉失權力之統一以爲例。所以舉此例者。以其爲最通常習見者也。其非謂舍此而外別無所謂國家之消滅明矣。是故人民之消滅。土地之消滅。亦謂之國家消滅。一方之國家失其國家權力。他之國家權力代之而爲行使其權力者。亦謂之國家消滅。是故使本國之政府顛覆而他國之政府代之以爲統一。自本國人民言之固亡國也。美濃部博士僅舉一例。故未及之耳。而論者乃譯爲普通之國家消滅」（吾欲質其疑曰。然則所謂特別之國家消滅者何乎。）既未明其示例之意。則將以此爲亡國之唯一定義。滿洲之侵入。既未合於此定義。則以爲不可謂之亡國。此眞所謂一言以爲不智者也。

（六）彼報云。世人謂印度亡於英者。以印度之外。固有英國。今者中國之外。更無所謂

滿洲國。故非以滿洲國治中國。實以中國治中國。

駁曰。此語之謬。可分七段說明之。(一)所謂亡國者。此國已亡之謂。非謂必尚有他國存在。然後此國乃可謂亡也。印度既爲英所滅。則印度即爲亡國。設使他日英國復爲他國所滅。其時印度仍然亡國也。(倘印度乘時光復。則又別爲一事。)(二)國家爲他之權力所侵入而全失其固有之權力者。則可謂之亡國。是故雖使未成國家之游牧民族侵入甲國。奪其主權。則甲國亦謂之亡國。何也。雖其侵入之權力非他國家之權力。然已失甲國家之權力故也。(此如國際私法。所謂外國人者。即無國籍之。人亦包括在內。以所謂外國人者。國外人之謂耳。)是故不能謂必有征服之國在。然後被征服之國乃爲亡國。蓋亡國云者。自亡國之民以言。亡國之民。雖有國家。已非其國家也。(三)征服本有二種。一曰吞倂。二曰侵入。而爲以一國踣一國。則同。今論者祇認吞倂爲亡國而不認侵入。然則設使朝鮮驟强。侵入中國。遣其國民。駐防各省。定都順天。而以其本國爲留都。論者亦將認爲非亡國。(此與滿洲之侵入。正同此例。滿洲在明亡以前。其對於中國。與朝鮮恰同。今日可以順從滿洲。他日何獨不可順從朝鮮。嗚呼。朝鮮之在今日。無可以亡中國之望矣。惟朝鮮以外。强國正多耳。言念及此。毛髮森竦。而今日吾中國人。以新民自命者。倘復不肯抱民族主義。此復何言。或疑苟抱國民主義。則可以無患。不知國之所以固者。在有民族的國民。即云可與他民族同化。亦當自審我民族於同化公例上之位置。若徒曰國民主義而已。朝鮮人滅中國後。何嘗不能與中國人同爲國民乎。)(四)滿洲

在塞外已建國號曰清則清國者即滿洲國之別名猶商之改爲殷唐之改爲晉名號異而則一也今者以清國治中國何云以中國治中國（五）今日之滿洲謬以清國爲中國而非於中國之外別立清國此猶契丹爲遼女眞爲金蒙古爲元皆以其名。施諸中國更不別立遼金元國於其本部也然遼金元終不得混於中國（六）如論者言是捨其舊國之名而別建他號以籠罩中國者即可以認爲中國然則無論何國侵入皆得行此伎倆而吾輩亦皆可謂之以中國治中國（七）如論者言是無國之人入主中國即可云以中國治中國然則晉世五胡殆皆無故國者也又使以猶太人入主中國建國曰某亦可云以中國治中國乎以上七段可以一言蔽之曰中國之國權已失則中國已亡無他之國權代之固亡也即有之亦亡也尙有當注意者。今日已無中國之統治權。惟有清國之統治權。故謀恢復者。不外於先撲滅清國之統治權。然統治權之主體。爲國家。國家無形者也。故其着手。不外撲滅總攬統治權之機關。此本報第八號論文中所已言者

（未完）

按彼報第十二號雜答本報一篇共二十一頁分十八段今擬逐段駁之上所言僅駁至第六段第六頁耳以下當駁之論點尙多以次揭於下期惟彼

報見此文。不知何如。彼嘗言「過此以往。予欲無言。」然彼固自命對於第三者。而盡說明之義務也。子如不言第三者奚擇焉。故吾之意。以爲非承認即須反駁。不然。無以對第三者也。

# 第拾號

滿目青山綠

水

所南其何以爲

情哉

# 時評

## 賀希望滿洲立憲者之失望

精衞

自陰曆七月十三日。虜廷宣豫備立憲之旨。一時希望滿洲立憲者。發狂曲踴。若衆狙得芧然。虜諭中明言豫備立憲以改革官制爲最先之着手。故希望滿洲立憲者之失望與否可於改革官制決之。當諸奴才會議時。軋轢激烈。於是有五不議之說。一曰軍機處事不議。二曰內務府事不議。三曰八旗事不議。四曰翰林院事不議。五曰太監事不議。希望者漸失望矣。然其所萬不及料者。則陰曆九月二十日改革官制之虜諭也。其文如左。

前經降旨宣示立憲之預備。飭令先行釐定官制。特派戴澤等公同編纂。悉心妥訂。並派慶親王奕劻等總司核定。候旨遵行。玆據該大臣等將編纂原案詳核定擬。一併繕單具奏。披覽之餘。權衡裁擇。用特明白宣諭。仰惟列聖成憲昭垂。法良意美。設官分職。莫不因時制宜。今昔情形。既有不合。自應變通盡利。其要旨惟在

專責成。清積弊。求實事。去浮文。期於釐百工而熙庶績。軍機處爲行政總滙。雍正年間。本由內閣分設。取其近接內廷。每日入值。承旨辦事。較爲密速。相承至今。尚無流弊。自毋庸變改。內閣之軍機處。一切規制。着照舊行。其各部尚書。均着充參預政務大臣。輪班日聽候召對。外務部吏部。均着照舊。巡警爲民政之一端。着改爲民政部。戶部着改爲度支部。以財政處併入。禮部着以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併入。學部仍舊。兵部着改爲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應行設立之海軍及軍諮府。未設以前。均暫歸陸軍部辦理。刑部著改爲法部。責任司法。大理寺著改爲大理院。專掌審判。工部着併入商部。改爲農工商部。輪船鐵路電綫郵政。應設專司。着名爲郵傳部。理藩院着改爲理藩部。除外務部堂官缺照舊外。各部堂官。均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都察院糾察行政闕失。伸理寃滯。着改爲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二員。六科給事中着改爲給事中。與御史各員缺。均暫如舊。其應行增設者。資政院。爲博采羣言。審計院。爲核查經費。均着以次設立。其餘宗人府。內閣。翰林院。欽天監。鑾儀衛。內務府。太醫院。各旗營侍衛處。步軍統領衙門。順

天府。會塲衙門。均毋庸更改原擬各部院等衙門職掌事宜。及員司各缺。仍着各該堂官。自行核議。悉心妥籌。會同軍機大臣。奏明辦理。

右之虜諭。眞不値一笑。軍機處未稍有變動。而各部尙書。充參預政務大臣。輪班日聽候召對。以視各國之內閣會議制度。猶燭之與日也。各部亦不過改換一二名目。其最動希望滿洲立憲者之心事者。惟各部堂官。不分滿漢一語而已。乃觀其授官。則又如左。

(一)軍機處　奕劻、世續、瞿鴻機、爲大臣。

(二)各部　外務部管部奕劻。尙書瞿鴻機。　度支部尙書溥頲。　禮部尙書溥良。　陸軍部尙書鐵良。　法部尙書戴鴻慈。　郵傳部尙書張百熙。　理藩部尙書壽耆。　民政部尙書徐世昌。　農工商部尙書載振。　學部尙書榮慶。

右滿人七人。漢人三人。蒙古一人。漢軍一人。嘻希望滿洲立憲者曷觀諸。此次官制改革所最可藉口者。爲不分滿漢。然前此以分滿漢之故。而滿漢兩缺平列。今以不

分滿漢之故。而滿人七人。漢人三人。而蒙古漢軍。又皆彼死黨。是漢得三分之一而已。嘻此豈惟於民族前途無所利。即爲君等他日作大奴才計。亦未見其有利也。夫吾輩所主張者。以爲今日之主權。非中國之主權。而滿洲之主權。吾儕皆爲亡國之民。舍光復外無他務。此凡漢族所應知者也。然君等以希望滿洲立憲之心。至殷且切。都忘亡國之痛。今乃爲狙公所愚。其亦內愧於心否乎。吾恐君等非惟無面目見同胞。且無面目見外國人也。君等亦知外國人之冷嘲熱罵爲何如乎。吾居日本。見其各新聞對於改革官制之事。有畧紀大要。絕不繫以一語者。此則始終對於滿洲立憲問題。冷眼視之。不以爲意者也。君其見解可謂獨高。蓋彼之對於豫備立憲之虜論。曾與以短評曰。「清廷發布此論旨之由。蓋朝野志士以爲日露之戰。日以立憲而勝。露以專制而敗。故慕立憲之名而有此舉。未嘗計及其國事民情也」因是其對於清政府之改革問題。始終無所毀譽。如讀賣中央諸新聞是已。其他好爲議論者。或爲期望之語。或爲責難之辭。及改革官制事揭曉。乃大譏笑。時事新報陽歷十一月九日。有改革官制之實相一則。畧云「官制改革有名無實。祇變換名目

滿漢之別實際依然存在且頑固派盡占勢力於要部滿人尤得志維新派及漢人多失勢力而袁世凱派更受一大打擊」 此就此事之現象以立言者也日本新聞論清國官制改革一則略云「欲決清國之立憲問題不可不先決總督制廢之存廢今之總督事實上爲副王此制不廢中央集權之事不得告成功中央集權之制不行則不外模倣聯邦制度而已鐵良與袁世凱之相爭即爲關於此根本問題若此根本問題未決定則雖宣言立憲之形式取法日本然其實際猶不可同日而語若以此次中央官制改革而言其國家組織非聯邦制而爲中央集權制可不俟論彼滿清朝廷之所期必在於是亦可無容疑然現時總督之制度尙未改革則此問題尙在未解決之列不得以中央官制稍有改易而遂爲已足也」此亦陽曆十一月十日所揭。其言頗洞見滿洲政府變法之用意。近日袁張二督。盡解兵權。天下兵權。悉掌諸陸軍部。則中央集權之進行。更可知矣。欲闡此事有利害於漢族否。當先問漢族能否革命。如漢族能革命。則中央集權。正我之利。此章太炎先生演說所致詳者。若漢族不能革命。則中央集權。盡吸收地方之權利。人民將日益憔悴。此本報第八號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所致詳者。亦惟漢族擇之而已。 此就此事之根本以立言者也東京朝日新聞論中央官制改革一則云「此等內閣組織眞各國所無有者軍機處與各部自爲別箇之機關以視各國內閣制內閣大臣入則參畫國家

之機務出則總轄各省之行政不可並論也固知各國之官制各有其歷史清國政府內部亦有外間所不能想像之情形然此次新發表之官制不免聲大而實小矣」

亦曆十一陽月十日 此就此事之條理以立言者而二六新聞則尤為雋冷陽曆十一月十日論清國改革官制一則畧云「清國之改革不起於民間而起於政府本罕見之現象此次官制改正不過紙上之改正吾儕夙信清國革新之難觀此益信」此則就變法之根本以立言者非止就官制改革而言也以上諸說未知我國民之希望滿洲立憲者見之感情何如非惟吾知君等之失望即外國人亦知君等之失望矣且豈惟外國人知君等之失望即君等之失望君等亦互知之如上海時報可謂最熱心希望滿洲立憲者也而其論改革官制也曰「此次之改革不過改換幾箇名目淘汰幾箇無勢力之大老而已絕無他影響」嗚呼君等失望寂寥一至此耶君等之舌以鼓吹滿洲立憲而枯君等之額以叩祝滿洲立憲而崩吾意滿洲政府雖極無賴而於此豫備立憲第一着手之改革官制或將姑有所寬假以慰君等何意其悍然無顧忌至是嗚呼君等方相吊之不暇而吾乃賀毋乃重拂君等之意耶雖然吾之

賀也固自有說。君等之失望何以可賀以君等失望之早故夫君等希望滿洲立憲所謂以酖爲醴」者也彼方藉立憲之名以欺吾民而君等竟受其欺其禍豈可勝言其欺君等愈深則失望愈遲而禍亦愈大其欺君等愈淺則失望愈早而禍亦愈小今者滿洲政府挾愚民之謀而又不勝其欲速之意以致其欺不旋踵而發覺君等咸翻然失望自後彼將無所復售其欺此吾所以不獨爲君等賀且爲中國前途賀也抑君等希望滿洲立憲同而所以希望之故則微有不同其上者亦知滿洲之不可親顧以爲國勢如此非調內訌不能禦外侮故欲竭力以贊助立憲事業而收萬一之效其次者則誤以滿洲爲可親其下者則不暇計滿洲之可親與否而以爲一立憲則可以立躋於文明之域又其下者則明知滿洲之不可親顧以爲二百六十年來搢紳之事胡虜皆欲取富貴而已非有忠順之意我何妨尤而效之方今朝野盛言豫備立憲此眞終南捷徑也海外逋臣且復心戀魏闕而況於我前日有官人某自北京來於滿人之排漢政策亦復言之了了吾叩其何以待之則曰「此非切己之事我

輩居下僚者得上司寵眷斯立致榮顯何懼滿人即彼大老亦恃聖眷耳排漢政策主謀者滿人於我輩良心無所妨也且彼滿人雖有獰悍者然終有老死之日斯時則排漢政策可以消滅何憂爲方今豫備立憲時代我輩京官遊東數月勝於積資十年朝廷待我正自不薄滿人性古板往往棄肥缺而求要差此其所以爲愚也」吾聞言爲之愕然徐審其脣吻亦與常人無殊不審何以發言凶厲至此嗟夫希望立憲者而皆持此志吾復何言若猶有上中下三等人則尙庶幾耳由上者以言之則因此次改革官制之故而知所謂立憲事業萬無可望由中者以言之則知滿洲之果不可信由下者言之則亦知所謂立憲不過爾爾非一立憲即爲大國民也如是則翻然盡屛目前之妄想妄想已蠲眞誠自發追念身爲亡國之民者宜先謀光復一切政治問題其根本悉在於此否則如范文程洪承疇輩之效忠異族徒更使漢人沈淪於無已耳與言及此則所謂豫備立憲者當視爲至無酬又無聊之事頗有人以日本豫備立憲時代之人民相況者**夫欲學日本豫備立憲時代之人民當先學日本廢藩覆幕時代之人民及西**

**南起義時代之人民**諺有之曰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君等未種樹而欲乘涼乎吾恐終無此日也吾儕今日當惟種樹是務種樹之法(一)曰毋揠苗助長(二)曰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吾儕以此爲業後人或有乘涼之日也爲業雖艱然宜共勉所宜共勉者伊何一曰彼自立憲以鞏固滿洲之主權我自革命以光復中國之主權二曰彼藉口立憲以謀中央集權我藉口立憲以謀地方自治蓋種種權利皆可用種種之方法以謀得之而滿洲之主權則非革命不能摧滅中國之主權則非革命不能光復也此言在君等希望立憲正濃時良不易入而在今日失望之際或將一味之乎雖然吾賀君等失望尤願君等毋再希望凡人失望希望循環交戰時雖有定者力猶將惝怳試思君等歡祝立憲時起滿洲人已攬天下兵權歸之陸軍部矣此在平時天下宜駭然而今如不覺者以耳目有所震耀故嗚呼其亦念及失望之不可再哉

## △賀希望督撫革命者之失望

去非

近時人士對於中國前途有頗强之輿論焉曰希望督撫革命爲此說者大抵不出

二種。一爲素持民族主義者。以爲國民軍之起不易而思借其已成之勢力也。一爲熱心政治革命者。（此非指希望開明專制之輩）覩滿政府立憲之失望而亟圖方面之有事也。此其主張之得失如何。吾人方欲剌而論之而適得歐洲留學上袁世凱論革命書。其詞曰。北洋大臣袁公足下。秋風蕭颯。落葉飛黃。慨故國山河腥羶破碎。人非木石。首豈無靈。同渡悲濤。安能忍默。明公以漢民之俠傑。作韃虜之信臣。名著鄰邦。位髙餘子。寅僚畏忌於疆外。後進伺候於公門。轟烈莫名。威福如是。皮相者既不能爲明公偉言尊貴。面諛者又不憚爲明公假飾勳名。以明公之方畧出人。豈不能識透虛實。然千慮一失。固見於聖賢。況侍側趨庭。又不皆直士。此所以有識之人既爲明公愛。復爲明公惜。又將爲明公幸。忠誠畢集。感慨交融。有不能爲明公已於言者。明公豈非所謂有爲當時英雄之資者耶。起自干城。效勤鎭國。加以深謀遠慮。睥睨萬人。即破康黨奸謀之一事而言。已可謂獨照萬里。近世淺見者方以此事爲明公怨。而識者則能爲明公作眞詮。夫康佞之心。爲己也。非救國也。媚君也。非愛民也。君寵厚則權位重。權位重則專制立。亦曹操挾天子之故智耳。乃謂其

有民權種族之思想者。必其門生故爲之飾。猶爲鴉繪鳳毛爲犬加麟角而已。況其所爭者在母子耳。夫奉母后與奉嗣君。同一夷主也。同一專制也。康之存心何在。夫豈堪問。惟明公燭之於先。而不附之於後。片言隻字。道破隱奸。此不可謂非明公爲我漢族民權全一大局也。識者且知明公外任怨而內懷誠。假屈虜廷。蓄銳有待。後竟得清后信用。授以大阿居天下建瓴之勢。政必請示。謀每求全。殆至自顧權移。且動懷戒懼。此天授明公以改政復仇。振新革舊。千載一時之機會。亦明公謀之而遂者也。所謂爲明公愛者此也。邇來六七年矣。權極而忌信久而疎。而天下之所望於明公者。亦隱消於不見。噫以明公之卓越若是者。豈亦甘爲小朝廷大臣而已耶。不然。則何弗一思救國拯民之根底也。明公亦憫民之仁人也。嘗得道路傳聞。謂明公甚下士禮賢。不辭爲國事盡悴。又知明公於近日立憲之說。首倡一言。此謂非明公之善意也不可。雖然。明公亦知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乎。植木者將可敷染其枝葉爲榮乎。清水者將可隨揚其流波爲快乎。恐明公不若是之愚而誤之也。然則明公之於國事。何竟不智及此耶。歐潮東渡數十年矣。朝

野之命名維新者。已非一日。果有效乎。今日振工藝。明日興教育。養成奴隸。製出死機。況即此些微。猶捕尾牽頭。緩不濟急。明公豈不知之。而奈何不思變計。近者明公之策。任在立憲。在廷諸人唯之。以端方爲最甚。清太后聞之亦喜。夫此言之出於明公。吾輩未敢厚非也。以明公志在救國愛民也。然清太后之利用端方輩之歡迎者。志果在救國愛民乎。抑在消釋革命之患而已也。明公試細察之。當能得其隱。又當闇然自失矣。且近者清太后差遣五臣。周遊列國。竭同胞膏血八十餘萬。聾群瞽從。走馬看花。法爲民主也。必曰大權在君。德固重君也。則曰此可視傚。載澤等以滿帝之冑。剛愎自用。力持重君抑民主義。以媚后植勢。所謂司馬昭之心。雖欲掩路人且不可得。況吾華夏聰明識理之士。且未乏人乎。不僅我國民志士知之也。即外國亦洞若觀火。如法國某報五月所載。謂清國太后之欲立憲。實清國太后愚民之術也。即此可見清議。而各國政府之歡迎載澤者。或亦有利用此傀儡而施其政策耳。即如日本伊藤之講說政義。於人民權利國家組成之要領。全不提及。僅以貴國當重君抑民數語爲敷衍。嗚呼。日本處今日戰疲民貧。

羅掘無地。思惟中國爲堪揷足。夫何愛中國之興而爲之謀。故日本伊藤對中國之策。一愚弄滿洲之伎倆而已。

夫氣滿自脹。事久漸明。如最近倫敦泰晤士報。謂日本既亡高麗。而其志未已。貪欲無厭云云。意雖妒忌。言實由衷。由是觀之。太后假行立憲以消革命之隱意。歐人知之矣。日本欲假力滿洲以銷中國民氣而實利之之謀。歐人亦知之矣。獨吾國當局者不知之。以明公卓識獨具者。亦似未嘗知之。清廷有巢毀之危。而明公不恥居秦檜韓侂胄之肆。新漢國有雄飛之會。而明公不欲齊西鄉華盛頓之名。是則可爲明公惜者也。明公淸夜撫躬。豈不思負尾拖翎屈膝稽首於滿庭下之不爲大榮。又豈不知人心思漢志士憤號之不可以已。乃不思倡義鼓勇澈底維新。惟恃擁滿主立憲爲長策。嗚呼昧矣。無論滿漢界域太明。政權不易平允。憲政之實效。萬無可望。民權之眞理。萬無可求。就令立憲或成。仿行日德政體。盡如明公所擬。明公能保國民無智識超出之人。揭其隱而發其僞乎。明公能言滿洲行君主立憲後。能消種族革命政治進化之思想乎。然則天下後世將謂明公爲何

爲如人。況明公所擬。尙未見毫末之實行。而滿洲之變本加厲。已愈出愈奇。近如鐵良輩之主中央集權。端方之督兩江。南北遙相映對。明公權高被妬。大柄隱移。餘子庸庸。承顏異族。然則漢權之復。民創之蘇。皆如幻影梵花。空中烏有。明公將何以荅天下人民之望乎。明公豈不以君主立憲之說爲中外所愛戴。故不妨委曲而行之。而滿漢之界。遂亦可以平乎。雖然。想明公以當不若是見聞短也。居今日之中國。不以革命實行民主立憲者。是則以立憲欺人。天下皆知之矣。明公之左右騶從。大抵多肉食滑口者流。否則諂咀囁嚅。視顏色爲唯諾。再次則徒求糊口。是以明公曰立憲。彼亦曰立憲。明公曰忠君。彼亦曰忠君。而豈知天下卓絕之士。固未在明公之庭也。人心未死。公理長存。況東西寄學者。秉仁民愛物之良心。加以人道社會之眞義。顧中原黑闇。血淚隨聲。喚腥同胞。共入光界。掃魔闢障。直如拂塵耳。彼區區民賊。夫何足爲敵。明公以中國事自任。乃於根原大局。若故相離。不知之乎。是謂不智。知之而故爲避之乎。是謂不仁。不智不仁。明公當不願受也。而奈何不爲之防耶。今爲明公正告曰。國者民之國也。政府者民之政府。憲者

民之憲也。非私家之可得而主。尤非異族帝后之可得而專。明公如有憫民之仁。則事易爲耳。不然。則舍近圖遠。後將有災。天下事被他人定。而明公且未免爲封底勞人焉。未始非明公之不幸矣。明公其裁度焉。國民素仰重明公。又深知明公有定天下之志。乃自滿洲立憲風傳後。頗失所望。然猶未識明公對我國民之意。果屬何在。近者國民之結力深矣。獨不肯形於色耳。念明公乃我同胞之英傑。爰不避冒昧。函達微誠。若夫國民所重。旨在造新。當早已邀諒。惟其詳非紙墨所能即罄。暫俟之他日。明公是非必居於一。國民亦願待命。惟事關當道忌諱。謹守秘密之約。自此函發後。國民自戒以弗宣傳。如蒙復裁。亦望以同法可也。海天萬里。無限愁雲。伏望明公爲國珍重。歐洲留學新國民會仝頓首陳情。

右書昌明大義。暨爲袁氏指陳是非之處。令人無以間焉。且其首揭滿族立憲愚民之奸。尤非既失望於立憲而始生心者可比。然雖以一時之名論而不足以回彼人之聽。終至失望者。則良以遠於事實之故。何者。凡人視蓋棺美名。不若其及身利祿之重。故是非之心。恒不敵其禍福之見。今之謂袁氏者。但聞怵以淸議。激發其名譽

心而已而其從逆之爲禍反正之爲福固未能親切言之然則袁之接此等言論也必不能舉莫大之祿位勉一擲以爲民族犧牲也夫圖革命之事業者非其素有非常之志則必急之而始走險者也而自古權臣之舉事則大都以有所迫而致袁之生平。其於種族大義了無所覩。此亦天下共見者。故無望其以萬分安全之富貴利祿爲孤注。而今日滿政府固樂畜袁以爲弄臣。未嘗迫使走險。袁亦遇事表其恭順。而爲所不疑。世徒見其綰握重兵。而內之卿貳外之督撫提鎭頗多爲其戚友。遂擬其有非常之志。即外人之覘國者。亦疑袁有圖大事之心。曾不知袁之所爲。祇以植黨而葆其固有之勢位耳。故袁雖極事張皇。而所部各鎭之統領。乃不能得眞爲心腹之人。其爲袁下者。方眈眈伺袁。萬一有變。即不難賣袁而已且攫取袁之位。蓋彼亦較其利害猶之袁於戊戌政變之要功謂其有忠滿洲之志及能洞見康梁之奸皆屬皮相之論殆其自爲計必出於是而已故袁即稍見忌於滿洲而歸還兵柄即當不失其爵位至圖革命之事則恐爲人所乘此所以日聞反正之言而必不能用也。李鴻章丁庚子之役。外人有謀勸進者。李遲留於粵數日。終曰吾老矣不能任也。

庚子之時局較今日百倍可乘。李之勳望亦非袁可並論。而猶不敢於出此。雖其耄耄志偸亦爲一原因而根本所在則究以不識民族之大義而且惑於目前之禍福不能自持惟其自覩所已得之富貴利祿爲甚重則稍近于冒乘險危之政策而亦不敢出日人之論袁也。曰「官制改革之結果。將與袁之權力衝突。袁或驟進以用權于中耶。抑蟬蛻以自保耶。二者必有一於是。而袁智者也。必出萬全。其爲蟬蛻以自保可決也。」袁之一旦奉還五鎭兵柄。其兵悉歸鐵良。海內爲之失望。歐洲留學之上書者。吾知其失望益甚。然袁之預圖蟬蛻。實不自今日始。觀其於數年以前。已援引鐵良使主練兵之事。夫鐵良之用事。袁實荐之。鐵良既得志。乃漸侵袁之權。不知者方爲袁不平。而其實袁乃利此以爲蟬蛻。張百熙任管學。人或譏其好新學與新黨接。張則懼而引榮慶分其權。卒且讓學部與榮而張任度支。其人曰。張非此將不免。且戶部歲入勝于學部也。袁之引鐵一如張之引榮雖非其所甚欲而皆不能謂非所預計滿族爭思攬權而漢人率先避位宋曹彬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袁張所志當亦類是而謂其能副海內漢族之期望也耶況漢人之仕宦者至無團體爭

利於虜朝不憚相軋以近日所聞。則以袁之剷權。滿政府懼其怏怏不快。而岑春煊且賚隊太監李蓮英企入居樞府以制之。林紹年新入軍機。亦首劾袁以市寵。（見十二月四日日本朝日新聞所載）然則使袁萬一有異志。則雖素親袁如周馥楊士琦之輩。必賣袁惟恐不先也。更觀滿洲二百六十年以來之歷史。未聞以督撫持權而有非常之舉者。章太炎曰。元之爲暴於百姓。淸之爲暴於士大夫。士大夫亦其所深防者也。故其爲官制首以相箝束而使不得自由行事爲要旨。督撫之不能爲變。實由有箝束之制。非偶然也。自三藩剷定後。即實行中央集權之制。督撫除遵行諭旨外。大事仰成於軍機。其餘且聽命於六部之書吏。洪楊之起。滿人屢敗。勢不能不用漢人以滅漢人。而中樞財力。又不足贍軍費。於是督撫乃稍稍有兵權財權。然仰成於中樞如故。且以一紙詔書黜殺之無異發蒙振落也。至庚子之役。北京政府不自保。江鄂督撫竟與外人爲約相守。自是劉坤一督兩江終其身。張之洞督兩湖至今。論者以爲能自固其位。而滿政府不敢易。尾大不掉之勢成矣。殊不思劉爲有殊功於滿酋者。而張則無異擁債以自重。皆非有不可動搖之勢力。親信有內援如岑春煊。加以廣西自殘同

種之勞猶不能久留于學故望督撫爲革命之事非惟志所不欲抑亦力所不能非獨袁氏一人爲然也且吾不知今世之望督撫以革命者將望其能爲國民的國家耶抑將望其爲帝王之事業耶如曰爲國民的國家則吾信今日之督撫腦海中無此物也其僚屬倅從之官吏腦海中亦無此物也如曰爲帝王之事業則姑以爲有能之者然如是則最高者爲開明專制我種族革命主義雖達而政治革命無成吾人曷不聚力合謀以圖所謂國民革命者乃爲是無聊之極思也自袁旣奉還五鎭張之洞亦繼之二人爲今日督撫中最有權者二人之勢力旣削其他抑不足道世之望督撫革命者其失望乃與望滿洲立憲者無異此自其人觀之若可弔矣而吾人則竟以是爲當賀太炎曰滿政府之力不足以制權漢人惟恃督撫爲爪牙今言爲中央集權是自翦其爪牙他日革命軍起於各省易易矣此吾漢族之利也此爲希望國民者賀而非獨爲彼失望于督撫革命者賀且革命軍未起之前而滿洲集政府權中央攘奪吾漢人一切地方自治之權利（如本報第八號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論所言）是則革命年一日不起此事猶一日當爲吾漢人弔也惟中央集

權而督撫權削督撫權削則望督撫革命者皆爽然思返而不能不專屬望於國民以蹈空之謬想而化爲實際之研究即革命軍起亦當自用其力而無有所倚賴此則吾人所爲賀夫失望於督撫革命者也若夫好事之少年敢爲奇策以干當世彼黠者遇之乃樂得以示忠信於虜廷而其人遂不免於戮辱今者督撫權力既不足動人則好奇者亦閉口而絕於禍斯亦可喜也



# 說林

太炎

## 定經師

昔吳萊有言。今之學者。非特可以經義治獄。乃亦可以獄法治經。萊一金華之末師耳。心知其意。發言卓特。近世經師。皆取是爲法。審名實。一也。重左證。二也。戒妄牽。三也。守凡例。四也。斷情感。五也。汰華辭。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經師者。天下無有。學者。往往崇尊其師。而江。戴之徒。義有未安。彈射糾發。雖師亦無所避。蘇州惠學。此風少衰。常州莊。劉之遺緒。不稽情僞。惟朋黨比周是務。以戴學爲權度。而辨其等差。吾生所見。凡有五第。研精故訓而不支。博考事實而不亂。文理密察。發前人所未見。每下一義。泰山不移。若德淸兪先生。定海黃以周。瑞安孫詒讓。此其上也。守一家之學。而爲之疏通證明。文句隱沒。鉤深而致之顯。上比平津。下規西莊。若善化皮錫瑞。此其次也。己無心得。亦無以發前人之隱義。而通知法式。能辨眞妄。比輯章句。秩如有條。不濫以俗儒狂夫之說。若長沙王先謙。此其次也。高論西漢而繆於實證。侈談大義

而禨以夸言。務爲華妙。以悅文人。相其文質。不出辭人說經之域。若丹徒莊忠棫湘潭王闓運。又其次也。歸命素王。以其言爲無不包絡未來之事。如占蓍龜瀛海之大。如觀掌上。其說經也。略法今文。而不通其條貫。一字之近於譯文者。以爲重寶使經典爲圖書符命若井研廖平。今其次也。雖然說經者。明是非。無所於黨。最上者固容小小隙漏而下者。亦非無徵。末蟣子之得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使左道亂政之說爲虜廷所假借。至於錮。其人燒其書。則肉食者之罪上通於斗極。

## 第小學師

儀徵劉光漢贈余字詁義府。明黃生作也。其言精塙。或出近世諸師之上。夫僞古文之符證。發於梅鷟。周秦古音之例。造端於陳第。惟小學亦自黃氏發之。孰謂明無人乎。顧獨唱而寡和耳。顧寧人稍後黃氏。始爲易詩作本音以正唐韻。訖於江戴段王。分部漸確。外有皋文。獨明東冬之異。音韵通而後文字可以略說。則小學始自名其家。然達者能就其聲類以知通轉。比合雅詁。窮治周秦兩漢之籍。而拘者惟分析字形。明徵金石。若王筠之徒末矣。苗夔稍知聲音。亦膚淺無心得。莫友芝黎庶昌輩。皆

寶翫碑版用意止於一點一畫之閒此未爲正知小學者方之唐人猶不失爲張參唐玄度也史官放墜此曹復不可得如其上者通神旨知義趣余與劉生所有志也下之而求一點一畫之是非無所望於後生禮失則求諸野彼刻木爲字之匠人猶勝於士人遠矣

## 校文士

近代學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學彙是兩者惟陽湖之張生又非其至者也然學者不習通俗之文而文特雅馴可誦視歐曾王蘇將過之先戴句股割圜記吐言成典近古之所未有邇者黃以周以不文著惟黃氏亦自謂鈍於筆語觀其撰述密栗醇厚庶幾賈孔之遺章何宋文之足道戴君在樸學家號爲能文其成一家言者則信善矣造次筆札酬對之辭顧反與宋文相似故知世人所謂文者非其最上而椎少文之云特以匪色不足短於馳騁曲折云爾惟俞先生文臉濫不稱其學此則軼出於恆律者也史家若章邵二公記事甚善其持論亦在文心史通閒然史家固無木訥寡文之誚故不悉論若通俗不學者其文亦略有第次善叙行事能爲碑版傳

狀。約語深厚。上攀班固韓愈之輪。如曾國藩張裕釗。斯其選也。規法宋人。而能止節淫濫。時以大言自衞。亦不敢過其情。如姚鼐梅曾亮。則其次也。聞見雜博。喜自恣肆。其言近於從橫。視安石不足。而擬蘇洵爲有餘。如惲敬輩。又其次也。自放塵埃之外。儌睨萬物。而固陋不能持論。載其清靜。亦使窮儒足以娛老。如吳敏樹輩。又其次也。乃夫文質相扶。辭氣異於通俗。上法東漢。下亦旁皇晉宋之間。而文士以爲別裁異趣。如汪中李兆洛之徒。則可謂彬彬者矣。魏源龔自珍則所謂僞體者也。源故不學。惟善說滿洲故事。晚乃顚倒詩書以釣名聲。凌亂無序。小學尤疏繆。而栩栩自高以爲儌言大義在是。其持論或中時弊。而往往近於怪迂。自珍承其外祖之學。又多交經術士。其識源流通條理。非源之儔。然大氐剽竊成說而無心得。其以六經爲史。本之文史通義。而加華辭。觀其華誠不如觀其質者。若其文辭側媚。自以取法晚周諸子。而佻達無骨體。視晚唐皮陸且弗逮。以校近世。猶不如唐甄潛書之近實。而後生信其誑耀。以爲巨子。誠以舒縱易效。又多淫麗之辭。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鄉風。自自珍之文貴於世。而文學塗地垂盡。將漢種滅亡之妖耶。孔子云。觚不觚。觚哉觚哉。

本行遵奉日本國法營業已經二十年其所負義務不但銀行所有資產以行主即廣部家全財產爲之履行名曰無限責任常欲鞏其礎確其業顧客日增運漸致盛昌勝感恩之至竊惟亞細亞東部天同其時地同其理人同其種千餘年來往來交際皆如兄弟豈可爲閱牆忘禦他侮哉尙且比年淸國官商學生遊於我國者月增其數而存欵交易於本行者亦甚不少最爲光榮其携有重貲存置篋內絕無生息之利時有竊盜意外之虞與存置銀行不拘多少久暫必常生息毫無他虞隨時支用無異取諸篋內其利害得喪不復待言矣頃設支店於神田今川小路以期謀諸君之利便併擴本行之業務諸君已爲兄弟本行決無彼此之異玆將辦理條目開列於左以資電覽惟新垂青爲顧不勝榮光感激之至

一、定期預金（テイキヨキン）（一回定額　圓以上）　六箇月以上按年六厘行息

此欵爲約定期限存儲不常動用之項息額較他種欵爲優但是期限中支取亦隨資主便復給相當之利凡存儲之際皆交小摺爲證名曰通帳（カヨイチヤウ）

二、當座預金（タウザヨキン）（一回定額　圓以上）　每壹百圓日息金壹錢

此欵爲將存儲金用小切手隨時可得支取之項小切手者先由本行交附小冊資主書明支取數目姓名等蓋印要爲截切其一紙提出本行即可支欵

三、特別當座預金（トクベツタウザヨキン）（一回定額　圓以上）　每壹百圓日息金壹錢參厘

此欵爲用通帳隨時可得出入之項亦爲優利

四、爲替（カワセ）

爲替是匯兌也要地各有對號照抹無誤而不要費錢

五、諸取立金（ショトリタテキン）

凡欲取銀行替爲郵便替爲公債利子等金本行代辨諸事而亦不要實錢謂之取立金

六、貯蓄預金（チヨチクヨキン）（一回定額十錢以上）　按年五厘二八行息

此款爲十錢以上隨便存儲之項息亦不少積塵爲山奬勵致富之意

此款原屬株式會社尾張屋銀行之業本行代辨其事務

右列之外總行銀行業務各事誠實爲旨以謀彼此之便請幸賜惠顧

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四丁目十番地
無限責任　廣部銀行
總辨行主　廣部清兵衛
電話本局　九三三番

東京市麻布區麻布三河臺町十三番地
無限責任　廣部銀行麻布支店
支店長　廣部七郎
電話新橋　三九三二番

東京市神田區今川小路町三丁目一番地
無限責任　廣部銀行神田支部
主任　廣部精
監理　五十嵐錡次郎
電話本局　六二八番

敬啓本公司 本公司自明治初年創設以來專經理運送事件凡一切往來貨物行李皆可包運價格從廉總以便利神速爲貴以符 貴客商之望近來運送店多不務實以致遲延誤事不淺甚至格外需索令人可限敝公司有鑒于此誓不欺騙以聯絡中外客商保存固有信用爲目的敝公司與日本郵船大阪商船各輪船會社保險公司定有特約兼之辦有歷年名馳歐美如謂不信謹請試之卽知非虛言也敝公司于各處火車站皆有經理人沿途照料周到萬無一告如有變故除天災外本公司有賠償之責任故爲他公司所不及今特以告 大華國客商諸君如有運送事件卽移玉至本公司面議或用電通話本公司當派妥人往商亦可伏祈 惠顧爲幸

今特爲大華國留學生諸君之便利計敝公司與日本郵船會社定特約乘船票以九折發賣更白欲買壹貳等之船票者由新橋至神戶之火車票自敝公司至可也且橫濱至上海之行李費無敝公司至可也且柳所李爲限

本公司東京日本橋區西河岸二番地

海陸貨物取扱所 原鐵廻漕店

總經理 大田秀三郎

中國諸位先生事體經理人 大栗虎三

電話本局三一七〇番

分莊公司

東京神田區一橋通町

原鐵神田荷扱所

電話本局二四二四番

# 漢風雜誌簡章

一本雜誌以發揚先民之幽潛激勵國人之秉彝爲宗旨

一本雜誌體例一宗文選其有不足者姑從闕如

一本雜誌專以網羅焚書佚籍爲主凡經當世表彰者挽不錄入其有大義所關爲本雜誌所萬不能缺者間擇一二以副概例

一本雜誌皆據原書錄出不增減一字

一本雜誌間插祖國圖畫令人起愛國之思

一本襍誌定於陽曆每月二十日發行決不愆期

一本雜誌創辦伊始事務繁雜凡交涉函件請經寄日本東京本鄉區東竹町九番地日之出館時君甡轉交

一本社資力綿薄一切材料皆費重金輾轉訪得凡東京代派處每月底需結帳一次外埠有願代派者需將資先惠否則恕不應命

一本雜誌月出一期每期以百二十頁爲度零售大洋三角預定半年者一元六角全年三元郵費另加

一凡經售本襍誌者十份以上挽作八折五十份以上臨時酌定

一海內外同志有以珍本見惠者本雜誌當題名報首以誌高誼并酌量輕重酬以本誌

一挽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送并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漢風雜誌社

# 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

是書爲會稽先生所作考證精確議論閎深自來言中國民族者未有能及此者也著者自署獨念和尚蓋山林高隱之流而悲憤之氣時露言外昔人所謂刑天舞干猛志常在者庶幾近之至其上窮皇古下測未來非胸有千古者必不能道其隻字萬書三卷上卷第一編已成定價六角由本社代售有欲購者即踵門問訊可也　本社白

# 亡國慘記

是書寫滿清入關以來虐待我祖我宗之慘狀字字悲哀字字淚血皆係當日之眞像其筆記諸公又皆爲有明之遺老而爲吾人之所耳其名而慕其人者是誠具有良心與有民族觀念者不可不讀之金丹品也現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發行所 亡國紀念會

總售處 民報編輯部

# 中國路礦航運危亡史

洋裝一冊定價二角

寄售處 淸國留學生會館 中國書林

宮崎滔天　編輯

# 日文 革命評論

每月二回　五日廿日

定價　一部……三錢五厘　十二部……四十錢
　　　二十四部……七十五錢　五十部……壹圓四十五錢（郵稅不要）

此種襍志、實活躍於地球表面之革命時運所生出、請觀今日露西亞革命之現狀、支那革命之暗流、獨佛社會黨員之活動、伊、西無政府黨員之努力、英米各國最顯著之人權之發達、以及印度南洋亞非利加各種民族、皆稍能反抗蹶起、誰云二十世紀、非世界革命社會改造之時代耶、嗚呼、天時既到、人力亦奮、所期著眼於宇內之大勢注心於蒼生之安危之仁人義士、急起直進、勿稍懈怠、所望醉生夢死於現社會之濁流中者、聞此警鐘、眠者皆醒、醒者皆起、起者皆走、他日記蛇起陸、旋乾轉坤、上帝乎、脩羅乎、波旬乎、一切聽我指揮、受我約束、作者有餘榮焉、特此廣告、

發賣所　東京市神田區美土代町三丁目一番地　革命評論事務所

# 愛國廬叢刻廣告（西歷正月出板）

總發行所　日本東京神田小川町　大華書局

孔子去魯遲遲其行曰去父母國之道也法國大革命時志士丹登度將被逮從容自若或勸避地答曰吾靴底之地以外非吾本國也東西愛國大義炳然矣昔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中國舊史氏之所謂史平心言之不過一皇族政治史耳社會之特徵人物之俊傑不獲附錄惟私家著述間可考見斯亦求野之遺義也顧文章之感人性靈之力爲鉅而中土晚近野史家傳英雄尤勤於傳兒女間嘗廣搜海內外凡得數種或抄自東西藏書樓或借觀於故家或自坊間搜得幾盡十年心血乃得比數編亟典質負債以刋刻公之海內外名曰叢刻實叢史也願與世界共寶之願與世界人共讀之嗚虖我家之史我不寶之俟東西鄰寶之讀之我父老子弟搢紳先生之恥也某願我同胞一雪此恥請自隗始

愛國廬叢刻之一　**明逸民莆田余曼翁板橋雜記**　洋裝精本　定價三十五錢

愛國廬叢刻之二　**崇禎宮詞**　定價三十錢

愛國廬叢刻之三　**陳其年婦人集**　定價二十八錢

# 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

## 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

民意

十二月二日。開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於東京神田錦輝舘。先日布告同學。饋楹聯及致書祝勉者甚衆。至日七時頃。蒞會場者已千人。八時。盈五千餘人。會場無隙地。後至者絡繹於門外。不得入。嘉賓臨貺之盛。不獨爲本報光。抑足徵聲應氣求之樂也。八時半。主席黃君興起立。(衆大拍掌呼萬歲)宣告開會。述本報紀元以來。感漢族昆弟之惠愛。並謝今日來賓之盛意。將以次延同志及友邦名賢相與演說。以期討論解決中國前途之大問題焉。

於是主席黃君。請章先生炳麟讀祝辭。(衆大拍掌呼萬歲)其辭如左。

**我漢族昆弟所作民報。俶載至今。適盈一歲。以皇祖軒轅之靈。洋溢八表。方行無閡。自玆以後。惟不懈益**

厲爲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鐃吹流大漢之天聲白日有滅星球有盡種族神靈遠大無極敢昭告于爾丕顯皇祖軒轅烈祖金天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漢新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聖帝相我子孫宣揚國光昭徹民聽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虜酋愛新覺羅氏之命掃除腥羶建立民國家給人壽四裔來享嗚呼發揚蹈厲之音作而民興起我先皇亦永有依歸

民報萬歲

漢族萬歲

# 中華民國萬歲

祝辭莊肅悲壯。聽者人人感動。於是主席黃君請孫先生文起而演說。（衆大拍掌呼萬歲）其辭如左。

諸君。今天諸君踴躍來此。兄弟想來。不是徒爲高興。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這會是祝民報的紀元節。民報所講的是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諸君今天到來。一定是人人把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橫在心上。要趁這會子大家研究的。（拍掌）兄弟想民報發刊以來。已經一年。所講的是三大主義。第一是民族主義。第二是民權主義。第三是民生主義。那民族主義。卻不必要什麽研究纔會曉得的。譬如一個人見着父母。總是認得。決不會把他當做路人。也決不會把路人當做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出來。人人都是一樣的。滿洲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着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來當做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大拍掌）但是有最要緊一層。不可不知。民族主義。並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

政權。（大拍掌）因爲我漢人有政權。纔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卻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拍掌）我們想一想現在國在那裡政權在那裡。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地球上人數。不過一千幾百兆。我們漢人有四百兆。占了四分之一。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卻成爲亡國之民。這不是大可怪的嗎。那非洲杜國。不過二十萬多人。英國去滅他。尙且相爭至三年之久。非律賓島。不過數百萬人。美國去滅他。尙且相持數歲。難道我們漢人就甘心於亡國。想起我漢族亡國時代。我們祖宗是不肯服從滿洲的（大拍掌）閉眼想想歷史上我們祖宗流血成河。伏尸蔽野的光景。我們祖宗狠對得住子孫。所難過的。就是我們做子孫的人（大拍掌）再想想亡國以後。滿洲政府愚民時代。我們漢人面子上從他。心裏還是不願的。所以有幾回的起義（大拍掌）到了今日。我們漢人民族革命的風潮。一日千丈。那滿洲人也倡排漢主義。他們的口頭話。是說他的祖宗有團結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漢人。他們要長保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們這幾句話本是不錯。然而還

有一箇最大的原因是漢人無團體（大拍掌）我們漢人有了團體這力量定比他大幾千萬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大拍掌）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大拍掌）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他當初滅漢族的時候攻城破了還要大殺十日纔肯封刀這不是人類所爲我們決不如此惟有他來阻害我們那就盡力懲治不能與他並立照現在看起來滿洲政府要實行排漢主義謀中央集權拿憲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眞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權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漢人要勦絕他故此騎虎難下所以我們總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認得淸楚如果滿人始終執迷仍然要把持政權制馭漢族那就漢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視的想來諸君亦同此意（大拍掌）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至於民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將來民族革命實行以後現在的惡劣

政治固然可以一掃而盡卻是還有那惡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試想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他的政治卻不過依然同漢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後復被外人侵入這由政體不好的原故不是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大拍掌）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費經營至於著手的時候卻是同民族革命並行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爲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佛蘭西大革命及俄羅斯革命本沒有種族問題卻純是政治問題佛蘭西民主政治已經成立俄羅斯虛無黨也終要達這目的中國革命之後這種政體最爲相宜這也是人人曉得的惟尚有一層最要緊的話因爲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因爲中國從來當國家做私人的財產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

爭爭不到手寧可各據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還沒有定局今日中國正是萬國眈眈虎視的時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是自亡其國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卻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大拍掌）所以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大拍掌）說到民生主義因這裏頭千條萬緒成為一種科學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並且社會問題隱患在將來不像民族民權兩問題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會他雖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遠凡是大災大禍沒有發生的時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發生之後要撲滅他卻是極難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卻還在幼稚時代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那時候收拾不來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纔用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真是最大的責任（大拍掌）於今先說民生主義所以

要發生的原故。這民生主義是到十九世紀之下半期。纔盛行的。以前所以沒有盛行民生主義的原因總由於文明沒有發達。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着緊。這箇道理狠覺費解。卻可以拿淺近的事情來作譬喻。大凡文明進步。箇人用體力的時候少。用天然力的時候多。那電力汽力比起人的體力要快千倍。舉一例來說。古代一人耕田。勞身焦思。所得穀米。至多不過供數人之食。近世農學發達。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盡。因爲他不是專用手足。是借機械的力去帮助人功。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農工。因他的生產剛敷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專注重生產。近代卻是兩樣。農工所生產的物品。不愁不足。祇愁有餘。故此更重商業。要將貨物輸出別國。好謀利益。這是歐美各國大概一樣的。照這樣說來。似乎歐美各國應該家給人足。樂享幸福。古代所萬不能及的。然而試看各國的現象。與剛纔所說。正是反比例。統計上英國財富多於前代。不止數千倍。人民的貧窮。甚於前代也不止數千倍。並且富者極少。貧者極多。這是人力不能與資本力相抗的緣故。古代農工諸業。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現時天然力發達。人力萬萬不能追及

因此農工諸業都在資本家手裏資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貧民怎能同他相爭自然弄到無立足地了社會黨所以倡民生主義就是因貧富不均想要設法挽救這種人日興月盛遂變爲一種狠繁博的科學。其中流派極多。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有主張均分於貧民的。有主張歸諸公有的。議論紛紛。凡有識見的人。皆知道社會革命歐美是決不能免的。這眞是前車可鑒。將來中國要到這步田地纔去講民生主義已經遲了這種現象中國現在雖還沒有但我們雖或者看不見我們子孫總看得見的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纔去想大破壞不如今日豫籌個防止的法子況且中國今日如果實行民生主義總較歐美易得許多因爲社會問題是文明進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會問題也就不大舉一例來說。今日中國貧民。還有砍柴割禾去謀生活的。歐美卻早已絕跡因一切。謀生利益。盡被資本家吸收。貧民雖有力量。卻無權利去做就算得些蠅頭微利。也決不能生存。故此社會黨常言。文明不利於貧民。不如復古。這也是矯枉過正的話。況且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

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大拍掌)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歐美爲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爲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大凡文明進步地價日漲譬如英國一百年前人數已有一千餘萬本地之糧供給有餘到了今日人數不過加三倍糧米已不敷二月之用民食專靠外國之粟故英國要注重海軍保護海權防糧運不繼因英國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變獵場所獲較豐且徵收容易故農業漸廢並非土地不足貧民無田可耕都靠做工餬口工業却全歸資本家所握工廠偶然停歇貧民立時饑餓祇就倫敦一城算計每年冬間工人失業的常有六七十萬人全國更可知英國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偏後來因擴張倫敦城把那地統圈進去他一家的地租占倫敦地租四分之一富與國家相等貧富不均竟到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頭空話了大凡社會現象總不能全聽其自然好像樹木由他自然生長定然支蔓社會問題亦是如此中國現在資本家還沒有出

世所以幾千年地價從來沒有加增這是與各國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後却不能照前一樣比方現在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因爲文明發達交通便利故此漲到這樣假如他日全國改良那地價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日漲高的到那時候以前值一萬銀子的地必漲至數十萬數百萬上海五十年前黃浦灘邊的地本無甚價值近來竟加至每畝百數十萬元這就是最顯的證據了就這樣看來將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十年之後社會問題便一天緊似一天了這種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過眼前還沒有這現象所以容易忽略過去然而眼前忽畧到日後却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籌個解決的法子這是我們同志應該留意的（大拍掌）聞得有人說民生主義是要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富人之田爲己有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隨口說去那不必去管他（衆大笑）解決的法子社會學者所見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爲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家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

的弊竇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國在膠州灣荷蘭在瓜哇已有實效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長倘若仿行起來一定容易兄弟剛纔所說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國易就是爲此（大拍掌）行了這法之後文明越進國家越富一切財政問題斷不至難辦現今苛捐盡數蠲除物價也漸便宜了人民也漸富足了把幾千年捐輸的弊政永遠斷絕漫說中國從前所沒有就歐美日本雖說富强究竟人民負擔租稅未免太重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的國家決非他國所能及的我們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後（大拍掌）這社會革命的事業定爲文明各國將來所取法的了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衆生謀幸福（大拍掌）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大民掌）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大拍掌）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大拍掌）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大拍掌）達了

遺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爲至完美的國家(大拍掌)尙有一問題我們應要研究的就是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憲法二字近時人人樂道便是滿洲政府也曉得派些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豫備立憲的上諭自驚自擾(衆大笑)那中華民國的憲法更是要講求的不用說了兄弟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是不能學的美是不必學的英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裁判權各不相統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成了習慣但界限還沒有清楚後來法國孟德斯鳩將英國制度作爲根本參合自己的理想成爲一家之學美國憲法又將孟氏學說作爲根本把那三權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來雖數次修改那大體仍然是未變的但是這百餘年間美國文明日日進步土地財產也是增加不已當時的憲法現在已經是不適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那五權除剛纔所說三權之外尙有兩權一是考選權平等自由原是國民的權利但官吏卻是國民公僕美國官吏有由選舉

得來的有由委任得來的從前本無考試的制度所以無論是選舉是委任皆有狠大的流弊就選舉上說那些畧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結國民運動選舉那些學問思想高尚的反都因訥於口才沒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國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無知的人夾雜在內那歷史實在可笑就委任上說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統領進退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向來是迭相興廢遇着換了大統領由內閣至郵政局長不下六七萬人同時俱換所以美國政治腐敗散漫是各國所沒有的這樣看來都是考選制度不發達的原故考選本是中國始創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卻被外國學去改良之後成了美制英國首先仿行考選制度美國也漸取法大凡下級官吏必要考試合格方得委任自從行了此制美國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祇能用於下級官吏並且考選之權仍然在行政部之下雖少有補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法可以除卻盲從濫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國向來銓選最重資格這

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專制國中黜陟人才悉憑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雖講資格也是虛文至於社會共和的政体這資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國民的公僕必須十分稱職方可任用但是這考選權如果屬於行政部那權限未免太廣流弊反多所以必須成了獨立機關纔得妥當（大拍掌）一為糾察權專管監督彈劾的事這機關是無論何國皆必有的其理為人所易曉但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機關定要獨立中國從古以來本有御史臺主持風憲然亦不過君主的奴僕沒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的權限那權限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歸議院掌握往々擅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頫首聽命因此常々成為議院專制除非有雄才大畧的大總統如林肯麥堅尼羅斯威等纔能達行政獨立之目的況且照正理上說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裁判官吏的機關卻仍在別的機關之下這也是論理上說不去的故此這機關也要獨立（大拍掌）合上四權共成為五權分立這不但是各國制度上所未

有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見可謂破天荒的政體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至於那詳細的條理完全的結構要望大衆同志盡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這是我漢族四萬々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諸君必肯擔任共成此舉是兄弟所最希望的(衆大拍掌呼萬歲)

主席黃君繼請章先生炳麟演說(衆大拍掌呼萬歲)演說之辭如左

今日是民報紀元節大會目下言論漸已成熟以後是實行的時代但今日實行上有一種魔障不可不破因以前的革命俗稱强盜結義現在的革命俗稱秀才造反强盜有力量秀才沒有力量强盜仰攀不上官府秀才仰攀的上官府所以强盜起事沒有依賴督撫的心秀才就有依賴督撫的心前此數年徧地是借權的話直到如今講革命的也想借到督撫的權好謀大事這眞胡塗得狠頗有人說學界中人不如會黨會黨中人不如强盜依兄弟看來知識高下且不必說但强盜從沒有靠官造反的心會黨畧有數分學界中人更加數倍論他志氣的下

劣與自信力的薄弱較之會黨强盜不免有些慚愧(大拍掌)只是思量辦事的人沒有不捨難取易的他看自己革命不如借用督撫畧爲容易不知不覺這下劣的思想就隨地涌現出來殊不知志氣果好便萬分險阻艱難的事也辦得去若依賴督撫到比自己革命更難百倍(大拍掌)這是甚麽原由第一督撫引用學生不過充當文案豫備顧問就有練陸軍辦警察的總不能自成一部原像從前的督標中軍一樣也不能得他的親信若善於諂媚的呢還可以徼幸得幾分假如才氣畧長些議論畧多些風骨畧高些就永遠不能得志若要得志除是想幾件壓制革命黨的政策或殺戮幾個革命黨人方得有小小權柄到手這還算得住麽(大拍掌)第二今日的督撫富貴尊榮與皇帝相差無幾難道放著平坦大路不走反去革命自尋荆棘從來藩鎭不是逼到沒路的時候斷不輕易造反遠大且不必說就看近來吳三桂本要想步武石敬塘的後塵做一個乾兒皇帝但不到撤藩的時候吳三桂尚不敢擧兵作難因吳三桂自己有這心腸將士卻不肯應故只得遲遲不發後來有撤藩的事此時平西王也去將也去兵也去滇藩一部的

人沒一個不失了飯碗纔能彀激成大舉請看今的督撫權力比得吳三桂嗎就像袁世凱是最有兵權的滿洲政府也不敢輕易動他就動了他一人北洋將校仍是依然無恙一人願革命人人都不願革命這是萬不得成的(大拍掌)第三那老耄昏瞶的督撫往往有幾個兒孫出洋留學與學生通同一氣學生見他可用就推心置腹奉承個不了這一班紈袴子弟也趁他祖父老耄昏瞶實差實缺無所不爲一面又與學生同謀舉義試想此輩胸中究竟所思何事起得事來他的權力豈肯輕輕送備奉這蠅營狗苟的頑童作爲革命首領還成個世界嗎(大拍掌)因此三事所以督撫革命萬無可望再說向上一層假如督撫革命果然成事雖則種族問題可以解決那政治改良的事仍是不成且看從古革命的歷史凡從草茅崛起的所用都是樸實勤廉的人士就把前代弊政一掃而盡若是強藩內侵權臣受禪政治總與前朝一樣全無改革因爲帝王雖換官吏依然不換前代腐敗貪汙的風俗流傳下來再也不能打掃(拍掌大喝采)像現在官場情景是黴蟲黴菌到處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麼辟得這些瘴氣(拍掌大喝采)若

把此事望之督撫眞是其愚不可及了(拍掌大喝采)目下滿洲政府正有中央集權的意思要把財政兵政都歸幾個滿員掌握外省督撫不過留個空名有幾個識見不到的人都說此事若行革命愈難措手若依兄弟看來正是相反以前滿洲將士曾打準噶爾回部青海等處每戰必勝到得川楚教匪起來滿洲兵就不能抵敵全是楊芳楊遇春等爲虎作倀方得制教匪的死命太平王起來時候賽尙阿烏蘭泰輩沒一個不一敗塗地修竟靠着幾個湖南督撫就地捐釐兼辦團練纔能彀打破洪氏照這樣看督撫無權革命軍正是大利有甚麽不好呢(大拍掌)從今以後我漢人兄弟請把依賴督撫的一念早早打消但想當兵不要想當奸細但想做將士不要想做參謀這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華民國不怕不立何必懷着那下劣心思爲會黨强盜所笑呢(拍掌大喝采)

主席黃君宣告社員演說已終今將以次紹介日本諸來賓演說於是先延斷水君爲之介於衆曰君爲革命評論社員小說家也思想超雋不可一世殆可稱日本之福祿特爾托爾斯泰願與諸君共聆其妙論(衆大拍掌)君演說之詞如左

諸君。兄弟是革命評論社裏頭的一箇人。革命評論社的宗旨。同民報狠相合。所以今天遇著這盛會。兄弟憑這一點因緣。能彀同諸君談談。心裏實是狠快樂的。兄弟想起意大利的詩人但丁。有一段話。狠覺有味。那但丁是世界大思想家。想來諸君也都知道。兄弟看他的著作裏頭。有一段說。那但丁曾做一夢。遇著他亡過的師傅。引他去看看地獄。那地獄裏千奇百怪的儘有。走到一个黑洞洞的所在。裏面燐光慘淡。跑出一箇鬼來。碧血淋漓。頸脖上沒有腦袋。手裏提著箇燈籠。但丁嚇了一跳。只聽他師傅說道。儞估量他手裏提的是燈籠麽。仔細看去。卻是箇人頭。那人頭是那箇的呢。卻是那鬼自己的。那鬼爲甚麽頭不安在脖子上。卻提在手裏呢。師傅說。這要問那鬼纔知道。只聽得那鬼說道。我名叫做俾羅特蘭託。是十四世紀時候。英國一箇有名的詩人。只爲生前離間親王父子。死後冥王判我說。人家父子的關係。是不可分的。同儞的身首一樣。儞把人家父子分作兩處。如今判砍了儞的頭。也叫儞身首分作兩處。(拍掌)這便是那鬼提着頭的緣故。兄弟想這段話。雖像鬼話。卻是箇妙喻。那父子的關係。誠然是不可分的。說起

國家同人民的關係來那關連着不可分比起父子來還要更利害(大拍掌)貴國從前國家同人民是狠關連在一處的如今被滿洲人一刀兩斷分作兩處了(大拍掌)諸君啊今日中國雖然尚在卻已經不是中國人的中國(大拍掌)那滿洲政府的罪惡眞是甚於俾羅特蘭託百倍(大拍掌)諸君啊快把滿洲政府一刀兩斷罷(大拍掌)

主席黃君繼請外柔君演說。介於衆曰。君爲社會學者。其著書爲海內人士所激賞。大抵讀其書者。未有不傾倒其人。而欲接其丰采。聆其議論者也。語時。衆皆歡然。君演說。畧謂已與革命評論社諸人。抱同一之宗旨。故於民報主義。亦絕對贊成。民報發刊以來。雖僅一年。而其進步之銳。猶歷世界一世紀也。然則今日斯會。即謂爲世界一世紀革命運動之紀念會。亦無不可。東洋各國君主專制政體歷數千年而未嘗一變。今諸君子有志於此。僕不勝期望。僕惟冀世界革命。故不得不先屬望于支那。演旣。衆皆激昂。主席黃君繼請白浪滔天君演說。介於衆曰。君贊助我國革命事業。備嘗艱難險阻。百折猶不撓其志。我輩對於君感情當何若耶。君又嘗誤以康有爲爲

志士。聞其逋逃南洋。間關訪之。康指爲刺客。陷之於獄。君之熱心與苦況。願我漢族昆弟共諗之。東京同學素稔君名。黃君言未既。歡呼聲如潮沸。君演說。畧謂僕犧牲此身以贊助支那革命數十年來飲食夢寐歌思哭懷胥不忘此數年前支那革命運動猶以鉛刀割肉至於今日其勢大振以之顚覆滿洲政府直發蒙振落耳僕思所以勗諸君之精神者無他語第不怕死而已。聽者慷慨泣下。主席黃君復以次紹介二楸庵君鳳梨君懷仁君相繼演說。諸君皆革命評論社員。又熱心贊成吾國革命之業。其演說大旨。在勗我同人終始不懈。及論滿洲政府之議立憲。所以衞其本族。故漢人之革命尤不可一日緩。聽者咸竭誠致敬以歡迎之。

日本諸來賓演說既竟。主席黃君起立發言。其辭如左。

今天孫先生所說的是革命的宗旨及其條理章先生所說的是革命實行時代的政策。各位來賓所說的是激發我們革命的感情。大抵諸君聽見沒有不表同情的。但是兄弟所望於諸君的。卻還要再進一步。表同情三个字不過是旁觀的說話凡是革命的事業世界人人都表同情的惟有自已的國民卻不是要他

表同情是要他負這革命的責任（拍掌大喝采）諸君現在都是學生就拿學生的責任來說一千八百十七年的時候奧國宰相梅特涅利用俄皇的勢力結神聖同盟會壓制革命黨得普王的贊成到了十月開宗教革命三百年祭同利俾瑟戰勝紀念祭耶路大學學生齊去市外運動各州響應革命黨從此大盛這樣說來歐洲大革命的事業是學生擔任去做的（拍掌大喝采）日本的革命人人都推西南一役那西鄉隆盛所倡率的義師就是鹿兒島私立學校的學生這樣說來日本革命的事業也是學生擔任去做的（拍掌大喝采）諸君莫要說今日做學生的時候是專豫備建設的工夫須得要盡那革命的責任（拍掌大喝采）今天這會就是我們大家拿着赤心相見誓要盡這做學生的本分的（拍掌大喝采）

主席黃君於是請來會諸賓有欲發言者以次登壇暢演先爲周君演說畧謂吾輩欲盡革命的責任須立於自動的地位積極的地位即如民報旣與吾輩宗旨相同則宜引爲已責民報本東京諸同學所擧辦吾輩有理想者當擔任其文字有財力

者。當擔任其經費。以計今日之維持。明年之發達。次爲覃君演說。陳東亞細亞之大勢。謂我國民對於滿洲。當取光復主義。對於列國。當取獨立主義。次爲劉君。署謂曾見民報有「革命之道德」一篇。內有數語指唐才常爲保皇黨。故今對於會衆。力雪其寃。唐才常起事。憑藉會黨。會黨宗旨爲「勦滅韃子」即此一語。已足爲唐才常非保皇之證。所以與康梁交通者。或有所爲而爲之。當時革命志士。往往誤認康梁爲同調。非獨唐才常一人爲然。唐才常既死。而康梁利用之。以博勤王之名。而爲愚弄黨人之具。其肉不足食。其言亦不屑辨。惟章太炎先生。學界之泰斗。革命之先河。其言爲國人所崇信。而亦言此。則唐才常含寃入地矣。主席黃君言曰。劉君辨唐才常非保皇黨。其言良確。夫唐才常非保皇黨人。而爲康梁所利用。辨唐才常之寃。則愈以知康梁之可誅。使天下志士。皆知康梁之精於賣友。則無復敢與近者。劉君斯言。大有關係。而太炎先生之所論。乃在革命家不可無道德。非斤斤於唐才常之是否保皇黨人也。言既。衆皆稱善。次爲田君桐演說。其辭如左。

兄弟是個粗人。最不會講話的。但是心中十分抑鬱。有幾句粗話、又不能不替諸

公講講。我想與人身最有密接關係不能離脫的有四個字一是「時代」二是「事業」一個人生在甚麽樣時代必生出一個甚麽樣事業試問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個「亡國的時代」不是（拍掌）知首國已經亡了並且不安於亡要想把這個國救轉的一片心腸出來是要做「革命的事業的」（大拍掌）我們既要做革命的事業萬不能不講究「革命的學問」既講究革命的學問萬不不能與「革命的教育」既要興革命的教育我們所住的學校無論甚麽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成城學校振武學校我都要把他當做「革命的學校」我們所用的教科書就當是革命的教科書時時刻刻莫忘記了我們是個亡國時代的人纔好（大拍掌）如今有一派人他也說革命的事是應該的滿表同情然而一轉倆若叫他負着一點義務去做那是不能彀的竊他的意思同情是表的幹是不幹的命如果革成了幸福我也是要享的以兄弟的意見這實在是不可的。（拍掌）何以見得咧從他徒表同情一點看來他就是自居於非中國的人大約表同情的話對於他人的事說的或對於他國的事說的至於我們自己的事我

# 第拾號



們自己就要去做豈是徒表同情可以算得的嗎況且倆就只表表同情於我們的亡國前途有濟無濟咧如果說是無濟雖說徒表同情的人非亡國的人那國必終至於亡說這個國是從他亡的也可說他就是亡國的罪人也可（拍掌）從他的不去幹事又想享福的一點看來就是惡德如今國亡了倆也是曉得的但是我名下一分的國已經亡了倆名下一分的國未曾亡了不成嗎我名下一分的國亡了我應該去做革命的事業倆名下一分的國亡了倆就不應該去做革命的事業不成了嗎圀命不曉得的人是不要緊的曉得的人還有這一片心腸眞是不仁之至死有餘辜兄弟不願我同胞中有這種人就是有這種人倆也要當淸夜平旦的時候捫心想一想（拍掌）又有一派人說命也是要革的滿也是要排的但是我中國人的程度如今低了非過五十年後不能行的兄弟大不以爲然程度不怕低只是怕無由無尙且可以變有豈有由低不可以高的道理麼試問我們在坐同胞五年以前有幾個不是同兄弟一樣糊塗一塊板的嗎倆既說是五十年後必不是倆本身的事是必要委託於倆的子孫我看革命事業萬

不可遲延遲延一天就是「元氣剝削一天」就算五十年後必能成功豈不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嗎（拍掌）況且儞可以委託於子孫儞的子孫難道又不可以委託於子孫之子孫麼如子孫又委託之於子孫這便是我漢族永爲亡國之民撫心自問安乎不安咧此話就算不提試問儞如此五十年中儞不要生活不成了嗎倘若是要生活又一點事不幹過這個骯髒的日子任韃子打聽韃子罵豈不是偸生苟活麽偸生苟活還算得一個人麽（拍掌）又有一派人說我也是革命的但是我還個革命不同我如今要十分祕密口裏不講暫且用一點功過了幾年卒了業後回去做滿韃子的官把大權弄到了手然後實行革命兄弟又大不以爲然以何見得咧凡事必有『主體』然後客體有所用我們此刻國也沒有了主體又在何處咧既無主體我雖有萬分的能幹絕大的本事欲求用世豈不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咧就算此話不提儞想見用的主意不錯試問是儞自已用自已還是要韃子用儞自已咧若定要韃子用儞權在他人用與不用還靠不住的就作算靠住了趙孟之所貴趙孟獨不能賤之嗎（拍掌）兄弟又想人人說

要革命但是這革命的一片心腸是從何處發生出來的我看是從兩條心發生出來的

第一就是『良心』上是對於我先人的一片良心想自我始祖黃帝費盡血汗開疆擴土將異族驅除留這片土地給我們系我們不但不能把這個當家再行擴充並且將故有的家當恭恭敬敬的送是那個野蠻韃子送却送了也不要緊我只見我祖宗於九泉下的時候兩塊臉皮無處可擱我想到這來我的良心不死所以不能不革命下是對於子孫的一片良心自從韃子入關以來穿我漢人的衣吃我漢人的飯挖我漢人的腦腿喝我漢人的精血到了如今就算是金山銀山也要搬完了也要化盡了我看我們的子孫一定要凍死餓死縱要出去討飯國不是我的誰個把飯備吃咧看到兒啼子哭性命難活還不去救他世上有這樣狠心的人嗎我想到這來我的良心又不能死所以不能不革命（拍掌）

第二就是『恥心』人無廉恥百事可爲我們是神靈的裔胄應該要廉恥不要的咧受人的支配是有廉恥的人嗎聽人束縛是有廉恥的人嗎做異族政府的役

供犬羊賤種的奔走是有廉恥的人嗎以兄弟看來這種的人是個純粹的奴隸法律之上不認承奴隸爲有人格的人既無人格還算得人類不成了嗎既非人類還不是禽獸不成了嗎同胞同胞由這看來世界上的人叫我們做強強（讀上聲）婆子拖尾巴奴才豚尾奴這些奇各字是應該不應該的咧醜絕頂了沒有咧我們誠想一想若想洗淨這個大恥大辱除了革命還有上好的方法嗎（拍掌）

同胞同胞亡國之慘慘到了極處我們至今撑眼一看也是慘狀側耳一聽也是慘聲。我們所結的頭髮還是未亡國以前的頭髮嗎。我們所帶的帽子還是未亡國以前的帽子嗎我們所穿的衣服還是未亡國以前的衣服嗎生在這個亡國時代把良心不死廉恥不喪到底是做何事業的咧兄弟有兩句話講得『男兒氣節剛於劍。不滅淸胡死不休。』願我同胞兄弟牢牢謹記（拍掌大喝采）

喬君繼起演說其辭如左。

諸君今天到這會的。都說是賀民報的紀元節。但是兄弟心裏却有無窮的悲感

諸君請想我們是中國人這裡是日本地方爲甚麽我們這會不敢開在中國却

要跑來這个地方纔敢開會想起來實在心痛（衆大叫）諸君難道內地就沒有同我們一樣心腸的人只怕天天想革命的人要比東京還多幾百萬倍（大拍掌）只是一開起這樣的會來就走進狠虎似的巡捕拿了幾十人砍了幾十人趕散了幾百人幾千人事也完了會也散了（衆大叫）諸君我們今天暢暢快快的儘說想起內地的人吞聲忍氣的情景來難道心裏不動麽（衆大叫）諸君這裡的地方不是我們長久站穩的在這裡不過是一時之興還要念着內地想一箇長久之策（大拍掌）諸君要曉得一箇人在國家之內本來有完全的自由惟有遇着野蠻異族政府纔逼到做奴隸當不得做奴隸纔跑到外國（衆大叫）諸君我們跑到外國一來爲豫備學問爲將來建設新政府的用二來爲趁此自由豫備破壞的事業好去推倒這政府（大拍掌）不是爲跑到外國就跳出奴隸圈的並且還許多同胞困在奴隸圈內就如我們現在在這裡自由演說心裏就不期然而然會想到內地同胞困苦傷感起來可見見得國民休戚是息息相通的（大拍掌）況且我們在這裡未見得便是自由那滿洲政府惡狠狠的看着革命

黨無論儞跑在那裡都派着人鬼也似的跟着就如今天這會滿人也有漢奸也有(大拍掌)滿人啊儞自己想想果對得住漢人麽漢人難道不應該革命麽儞宗殺進來把我們中國作儞的殖民地下毒手制我們漢人的生命已經二百六十多年到如今還不放手嗎儞也要知機了趕快回去我們斷不尋儞儞如果還要同我們爲難我們漢人四萬萬人人拿十个人併儞一个人也滅儞的種(大拍掌)儞們天天講立憲講中央集權儞的手段眞是高的須知我漢人的手段更高這不怕儞知道(大拍掌)漢奸啊儞這種人眞是天生來亡國滅種的凡是亡人國滅人種的人人人都恨惟有儞這亡自己的國滅自己的種的東西眞是叫人無從發恨只得當儞做世界古今第一等的怪物由儞去罷洪承疇曾國藩啊儞苦苦的定要亡自己的國滅自己的種所爲何來無非爲着富貴功名罷了但是儞的功名富貴到如今那裏去了儞的子孫聽着人家罵他的祖宗个个低頭下淚怨恨投生錯了累得姓名不香儞們這種人眞是死無面目見祖宗還要留些話柄等後人說與儞子孫聽聽儞們這班怪物不早些絕種我漢族不得干

淨(大拍掌)今天我們兄弟開這大會是明明給儞們滿人漢奸看要儞們曉得我們都是不怕死的今天嚷着明天實行不是會說不會做的諸君快些實行啊滿人漢奸都來看我們實行啊諸君兄弟是這樣粗魯性子剛纔各位先生所說。都是珍羞百味兄弟這話留着當鹹菜下飯罷。(拍掌大喝釆)

羅君繼起。謂民報爲吾人所最可愛者且最可信者。誠如周君所言。宜取積極主義。視民報之文字與經費皆如已事。今捐十元以爲一助。時已及二時。主席黃君起立述散會辭。有少留出資相助者。數凡七百餘元。詳別表。散會時人餽「天討」劵一枚。以爲紀念。是日自八時至二時。會場中人人感慨淋漓。無倦意。其精神洵非尋常集會所有。至足念也。

民意作紀事成投筆而歎曰。嗚呼義理之感人固若是耶。是日之會吾執筆爲右史。凡諸君子之言論。悉筆之册。而載緒腦義理感情積疊磅礴腦不能載。微觀會衆爲狀亦與吾同也。聞孫先生章先生之言論者人人咸肅穆而端靜。聞主席黃君暨諸嘉賓之言論者人人咸激昂而飛越。蓋方其辨理則靜。及動於情則激越而不可制

譬之義理如舟感情如水舟所以達彼岸而波濤激衝則所以使之不泊者純尙哲理者無所動徒任感情者無所恃惟兼二者乃足生沈毅用壯百折不撓之精神是日之會所以能人人興起者非以是歟抑夫革命之事恆與殺人流血相緣而志於革命者輒不愛其死且不惜與所愛之人相將俱死者以其中正有不忍偸生之故在也誠念及於不忍偸生之故則知革命之事純出於悲憫而非以爲樂而後致死之念之益堅天下之人有以死爲樂者或由殉名或由殉財至卑劣不足數若夫殉國之士則未嘗以死爲樂若文文山謝疊山之死死猶有餘痛者以國已亡死以報國非以活國故也居今日而言殉國其事與二先生稍異二先生恢復之望既絕然後就死今日則以一死謀恢復者然死之不足樂則與二先生同以一死之後事尙未了故也吾之所以爲斯言者以明革命之事非以一激而壯往今夫行軍之際懸上賞往往得敢死士彼敢死士直一冒利之夫耳稍卻顧躊躕蹷然返矣使革命家而充斯志也其患豈可勝言否亦一殉名之烈士而已未足以語從容就義也夫湛於義理濬其感而率之以悲憫之懷則革命之事應有豸乎於是乎書以告與會諸

君其諸與吾有同情乎

篇中演說之辭。除章太炎先生暨田君桐自撰演說稿外。皆依筆記編次。或節錄大要。脫有誤會。筆記者任其責。附識

豈有蛟龍愁

失水

不教

胡馬度陰山

# 來稿

## △駁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

彈佛

佛公足下。足下非局外之人。而黨於新民者也。何以知其然。夫局外者。立於第三者之地位。而於雙方之論旨無一爲敢左右袒。故其判斷。公正而確。又況勸告之者。祗橫身於兩者之間。以排難解紛。無判斷之資格也。而足下「旨趣說明」第一條。即曰。「因某報之駁文多逸出于常軌之外、而爲人身上之攻擊、感情之上轟裂」擅加判斷。而鋒刃又偏向於一方。不公不確。其安得謂爲局外人之立言也。第二條曰。「勸告者一主張立憲之人、故文中不敢表同情於某報」足下既明明有所偏袒。而欲息兩黨之爭。是已乃積薪於火。語人曰火勢不烈。無須杯水。僨矣。又謂「主張立憲之性質係主動的、非被動的、係積極的、非消極的」此正新民叢報所挾持之點。而與民報相抗爭者。欲息其爭。兩抑之而已。否則但居於勸告者之地位。而兩黨之所爭者。畧之而已。足下一則尊之於青雲。一則墜之於九淵。痛詆民報。盛張立憲。雖自

謂無攻守同盟之關係而一矯叫囂之習抑何其自陷於欺也今姑置不辨。而就足下所論者。細案之。其謬殆不可勝數。足下於第十一頁中殫述革命論盛行之由。無一語引以相破。但云。於事實上決最後之勝利。於是、彼謂「我則」之文滔滔汩汩。累數十言。使襲其故智。盡取而反詰之。足下又何辭以對。且夫理論與實行非兩事也實行爲戈而理論爲盾筆舌相斫無害於大理論既勝則一方面已爲無形之降伏而實行時代遂不致更趨於歧途否則如足下言雙方各豫備其實力。一則革命一則立憲。理論不爭爭於事實甯殺人猶少階之質也。足下言「稔悉雙方之論據、絡無解決之理由、儻再延長宣戰之時期、徒使彼此感情日益惡劣、而其所懷抱之主義、愈無共同生活之希望」噫嘻。此者何說。眞理必顯有一無二。懸之爲的背面各射一中則一不中矣。患我之不中耳毋患人之射之也足下不嘗謂一學說之勢力。可以動移社會之心理。若不精詳研究。倡之者夢囈。和之者盲從。其於世界人心之危險。甯可思議。旨言哉。然則廓而清之亦學者之責今者孰爲夢囈。孰爲盲從。固不可知。而兩者之中必有一焉於是所敢斷言也是則爲廓清之功者亦必有一於是

又無所用疑也新民叢報立憲之說果有眞理耶則民報乃以惑說朦之決非能久廓清之責方在新民一駁不勝則再駁再駁不勝則三駁至於十駁極於千駁盡摧民報論議之根據使無立錐雖民報記者冥頑不靈猶復強詞奪理習爲當然而天下之士必將廻心革面爭集於立憲之幟下以要求以勸告政府懾於黨勢之盛亦將降心相從焉則新民叢報之力顧不偉歟否則以民報之說不足辱旗鼓此在新民豈不曰大度包容甚惜多士不聞讜論而遂至於紕繆以終其生而勸告要求之日毋亦患力之薄弱而不足以廻政府之聽耶反是新民叢報爲惑說朦是眞理亦非能久廓清之者乃在民報極於千駁亦必使新民叢報之根據無立錐而後已也足下爲新民計勸其噤若仗馬喑若寒蟬僕亦爲天下之士計勸民報記者犂廷掃穴不留餘種以毒人也。雖然足下又嘗從而爲之解曰。「夫僕所謂雙方之論據、終無解決之理由者、如下所證」。今疏論之。則第一。第二。舉雙方反對之點。而第三、則對於新民叢報。可謂棒喝。第四、又謂「現政府被傾覆改造之後、我國民之程度、實不能組織新政府、使之絕續舊政府之主權、又適與貴報（當指新民叢報）本來救國之目的、

# 第拾號

立於正反對之地位、」其言模棱影響。真如歧路之中。又有所歧。彈佛曰。新民叢報謂現政府不當傾覆。傾覆之後。雖欲改造。而大勢既有所不許。民智更有所不能。民報則掊擊之。論箸昭昭。無事徵引。足下所云。殆與民報之目的。立於正反對之地位。今易所指曰。新民叢報。非誦之不詳。即言之未諗也。迺觀其斷論曰。「嗚呼、貴報所主張之政論、猥狽如此、既不能扶助他黨以撲滅政府、復不能扶助政府以撲滅他黨、」則更取新民叢報而侮弄之。蹴踏之矣。夫足下固黨於新民者也。暴其短以告天下。是致絕交之書於新民也。又何以勸告爲。或詔彈佛子爲所愚。彼其嘲新民叢報所以詈民報也。譬如室人口角。互肆有戾彼之旨而嗤此。以鼻其意。使人言外得之。若然。是直狐鬼之技耳。滋不爲足下取也。彈佛曰。余讀佛公之言。感弗絕於余心。其言曰。「不能扶助他黨以撲滅政府。」味之。道不同也。其言曰。「不能扶助政府以撲滅他黨。」味之。勢未可也。道不同。故筆誅舌伐之。不勝。則思所以撲滅之。而勢未能。故則撲滅之實。俟之將來。暫止於筆誅舌伐而已也。其言曰。更不能任彼此之兩敗俱傷。然則必剪其一矣。政府者。方有勾踐靈王爲之君。張賓王猛爲之輔。立憲

乎。開明專制乎。胥於焉賴。他人之攻之且詆爲無識謂其將剪除政府理之所必無也反之他黨。日日所醜詆其倡排滿革命論者尤爲之痛心疾首將科以故殺祖國之罪者。則謂撲滅之剪除之者在此不其庶幾歟彈佛曰。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六國之亡不亡於秦而亡於六國曾左諸公才德彪炳一助非種遂貽後世譏太平天國之敗亦卒以此前車既覆來軫不改何鴟梟之性戾吾國人吾將排九閽而訴之且足下之爲此言非不知滿族之不可恃知之而忠其族罪更浮於曾左僕非誣也足下之文固在天下之人得取而讀之而共見之矣其言曰。「我國于此普通現象之外、尙有一特別現象足以減殺政治改革之動機者、則以滿人中現亦有一二智識幼穉之流畧帶排漢之狀態其一切舉動多授人口實滋人以疑惑此最當痛戒」又曰。「若就滿人排漢之結果言之其慘禍更不可推祢、以蕞爾種族孤立於上以可驚可怕之最大多數純一之種族繁衍于下且兩族之惡感、又已飛突於極端豈滿人尙欲自爲導火線耶雖然近來滿族中亦有一二高瞻遠矚、英爽不拔之才、想必有以撲滅（讀者注意）此危機」君子觀此如見其肺肝焉

夫在同種則詆諆之爲「已淪落爲世界人種之最下等」（原書第十六頁第三行小注）而於滿人則曰「一二智識幼稚之流」曰、「略帶排漢之狀態」曰、「滋人以疑惑」夫何其厚責於己而薄責於人也所謂智識幼稚者當指鐵良端方鐵良端方之政策一則陰深一則狠鷙要其將使漢人永爲臣隸萬劫不能復其用心則一也如是而曰略帶則必左手鞭右執刃以臨吾族足下始瞿然曰知之知之彼之排漢非僅略帶恐亦已晚矣且滋人以疑者心本無他而迹或有似人之誤會則然也夫足下亦明以告人曰「略帶排漢之狀態」續曰「滋人以疑惑」此最當痛戒是則所忠告者專在滿族而惟恐其策之猶顯明務求沈幾審變猝發於人之所不知也曰、「就滿人排漢之結果言之其慘禍更不可推測」誠哉滿之排漢使漢人皆投袂奮起鋤而去之一投足之勞耳抑滿人與我休戚相反者也滿人有慘禍亦所自取致不足惜足下試於晨鍾初動時一思揚州嘉定之噩夢必且拔髮大叫而悟狠虎之終不可與居又何以膚受之慘禍若或忘惟滿之慘禍是憂爲況今者革命齊之以德決不以我仇而縱情於殺戮驅諸長白山下長林豐草猶是彼游牧生聚之鄉我恢復我故土

彼亦未嘗損毫末事之至平奚有慘禍若云驅之不易殺人以爭則慘禍固我受之。此又無足慮者民智既開心理丕變除一二人甘爲彼族效死力外必無有紛歧錯綜以變起蕭墻則如足下所謂可驚可怕之最大多數純一之種族而不敵孤立於上之一蕞爾種族者三尺五尺之童能知其否也而不然者足下之言專爲滿洲之忠告於是有謂「近來滿族中亦有一二高瞻遠矚英爽不拔之才想必有以撲滅此危機無煩他人之瑣瑣陳詞」彈佛曰余以佛公之詆民報者還質之曰、及覩此段論文全知論者之良心已不知其何落。原書第十八頁第五第六行 夫我近數年來盛倡革命。彼族震懼亟思懲一儆百文字獄興羅織志士惟恐不盡斃沈藎於杖下酖鄒容於獄中封禁報館以絕言論自由之路我國人心盡死則眞彼所以撲滅此危機之一日也及其不效迺更飾叔敖之冠欺以求售一二高瞻遠矚英爽不拔之才固已早見及此足下又從而爲之依吾國民其寧有幸耶抑撲滅此危機云者無論爲專制爲立憲爲強暴爲陰柔總之不能脫於排漢者也何則革命爲漢族之所倡而撲滅此危機即莫先於革命更質言之則撲滅革命即莫先於排漢理勢然也若僅以稍

易其形質昧焉不加察遽頌言之爲我漢族謀毋亦爲所笑哉準是足下乃謂『滿人中現有一二智識幼稚之流略帶排漢之狀態』又謂『滿族中亦有一二高瞻遠矚英爽不拔之才想必有以撲滅此危機』『左挈矛而右盾之兩不勝已彈佛曰凡上所駁非逸出於常軌之外也僕謂足下之言非不知滿族之不可恃而忠其族羿更浮於曾左故略舉而斥之也又爲足下之言模稜稜響是以相糾也足下爲新民計僕爲天下之士計也然尚有未能已者足下原書第十八頁第七八行小註謂『彼報（指民報）五號中、一八一九兩頁之論文、誠足以阻碍許多進步、又謂徒爲攻擊他黨計、不憚拋棄救國問題于九霄雲霧外、是何心理、』僕讀而疑之取民報第五號一八一九兩頁反覆推索至於再三卒不解其所指姑妄測之當不善讀文之過也民報曰『國家者箇人之團體箇人者國家之分子國家有利人民亦受其利國家有害人民亦受其害故人民之利害與國家之利害能相一致若其國家所以爲利者甲民族以爲於已有利乙民族以爲於已有害則民族與民族之間先起競爭而置國家於度外必然之勢也』（以上第五號第十八頁）其言置國家於度外者在審病源今茲革命

正所以謀拯此病。非云以革命黨與保皇相競爭。而置國家於度外。「則所謂爲攻擊他黨計。不憚拋棄救國問題者。」其誤一。民報曰。「然果如該報記者所云滿漢平等行正當之自由競爭是直使之自滅其種而已何也社會上之文化已無復存政治上之勢力又復失墜尙欲以蕞爾之醜類塊然自存能不隨紅夷黑蠻以俱盡耶。」（第五號第十九頁）曰、「故該報記者所云無異授人以刀而使之自殺也何也使滿洲人行正當之立憲政治即無異使之自滅其種也」（第五號十九二十兩頁）其言無異授人以刀使之自殺者。謂授滿人以刀。而使滿人自殺。非詆新民也。足下又有所謂「彼謂無異授人以刀、使之自殺、余謂論者不待他人授刀而奪刀自殺、」意取返中其誤二。誠知此皆小兒所深知。然此外更不類足下所指摘。至原書第十六頁謂「民報以救國爲第二之目的、惟知怒罵醜詆、」註云、「某報（指民報）四號五號對于貴報之醜詆、穢惡狠毒、令人酸鼻、」夫當辨論攻擊之際。或流於激。人情所難免。必欲以此爲罪則賭徒光棍大盜小偸乞丐流氓之語先出諸新民叢報穢惡狠毒固應亦新民先當之矣。即足下大箸中。怒罵醜詆之處。不知凡幾。已則不德而尤他人之效之豈不難

哉。原書第十九頁小註。彼報「指民報」六號、稍就平和、且曾申告自七號以後、歸某君編輯、想今後必能逐漸廻復秩序」某君者。指章君太炎。太炎先生首倡排滿之議。迄今未變。持排滿論者。莫不歸之。如以排滿爲亂秩序耶。則先生編輯民報後。將愈益亂之耳。以怒罵醜詆爲亂秩序耶。則前言辨論攻擊之際。人情所難免。先生編輯民報後。未見其能廻復。亦無所爲廻復也。僕輩無遠慮。謬倡革命排滿。故嘗尊先生。民報記者。當亦以此。足下攻民報。幷攻先生可也。不然。吾見其進退失據而已。此皆枝葉。順筆及之。末更爲數語以告足下。曰、新民固好辨者。足下欲以一紙息其爭。殆無當也。若徒欲藉此以爲息肩。如太炎所云。見異己之必勝。遁辭於大度包容。委事而逸。則僕亦惟有踐僕之言。勸民報犁廷掃穴。不留餘種。以毒人矣。各勉旃。毋多談。

稿甫成。民報第九號已出。讀精衛與佛公書。語意多與此稿相類。去非論復仇。亦與僕同意。可見志同道得。不謀而合。望仍附錄。不以駢枝見誚。幸甚。　附識

# 附錄

## 與人書

太炎

某某足下。頃者友人以大著見示。中有俱分進化論批評一篇。足下尙崇拜蘇軾赤壁賦。以紅樓夢爲成佛之要道。所見如此。僕豈必與足下辯乎。徐觀尊著。雖無心得。不可謂非聰頴者。就此批評。無妨自伸其說以瀆淸聽。足下云。「虎豹肉食獸也。非其不仁。實由積世淘汰以成此本能。故凡遇獸類。均思食之。斷其不殘同類得非臆說乎。」然僕之所謂同類者。乃謂虎之於虎。豹之於豹。非通舉一切獸類爲言。虎豹以他獸爲食。而於同類猶不相戕。繼以理想言之。或當有以虎啖虎者。然非有證驗之事也。足下云。「暴力相等。故相持而不下。交接不常。故相爭之事寡。」而僕之言善惡也。固舉其現行善惡爲言。非舉其善惡種子爲言。彼現行之惡。既不能與人同等。則謂虎豹之殘暴。不逮吾人遠矣。且其暴力相等。交接不常者。由其知識未進。不能於爪牙之外成兵器。不能於破蟄之時起慾望耳。若是則知識未進者。其惡所以未

進反之而知識進化者則惡亦藉此知識以進化是適足以證成吾說而何駁難之有焉足下「謂野犬入境則羣犬必相率鬭之其爲狀甚惡所以不即被殘者以其力相等不足以斃之耳」夫力之相等人類亦然而人類以知識進化之故能借資他物以張吾力犬類不能故殘暴亦不至殊甚此亦足以證成吾說者若謂犬類相爭其心甚暴而人類獨能化去者此亦不然邑犬野犬初遇則相搏噬久之亦遂相安既相安已必不復以殊類而暴攻之而人之始相親和繼爲仇敵者所在多有非獨此羣與彼羣爲然同在一羣猶有白刄相讎之事其所以相親和者由其知識進化故善亦進化能推其慈良之心也其所以爲仇敵者由其知識進化故惡亦進化能增其怨憎之念也足下云「惻隱之心無人無之今試執途人而告之曰汝其戕人歟則未有不勃然怒者蓋世以戕人爲惡習與性成不知幾千載矣此性既成雖偶不仁而相殘殺其後未有不悔者也豈可與獸之肉食爲本能者比哉」僕謂惻隱之心獸類亦未嘗絕特其界較人爲小前論固云「動物亦有父子兄弟之愛顧其愛不能持久又不知擴充其愛而人能擴張之」其不能擴張者由其知識未進故

善亦未進也其能擴張者由其知識已進故善亦俱進也惟其然也故獸類之惻隱循化順則局於一端而人類又有道德法律諸說以維持其後習俗既成相率以殺人爲恥雖嘗殺人未有能安然無悔者然雖恥之悔之而以人殺人者猶多於以虎殺虎其知恥知悔者由其知識進化故善亦進化也其雖恥之悔之而相殺之事猶多者由其知識進化故惡亦進化也足下又云「人之爲惡決非常情乃一時心意之潮涌先必有種種爲之因後乃有此惡果例如盜竊其先必有飢寒之念欲望之念及所以達此欲望之念絕望之念種種集合而後成此盜竊之惡不僅如是其發此念也必經數度始成心理學家謂之觀念聯合之動作發於無意識者爲一時之事是以爲惡之人過必自悔所謂天良發現者也豈生而爲惡者哉」夫非生而爲惡而必待種種觀念集合而成則知識進化惡亦進化之說益極成而不可破矣至近世哲學心理學家所謂無意識者其意義至爲汗漫與吾輩所持有異既有種種觀念則初必與作意相應後必與思相應徧行五境無不經歷而豈得以無意識名之彼所云無意識者謂非審決印持不可引轉者耳以唯識正教衡之此但得云無

# 第拾號



勝解不得云無意識。一念心起。必不能逃于意識之外。而況已有惡念者。至短之閃欲。心理學家所謂感應者。已是第三受位。未可云無意識矣。至於欲望既形。造成盜取。則無有不入第五思位者。尚不得云闕下意識。況可云無意識耶。夫其立名有異。譯述不同。誠無關于弘旨。若執此無意識之名詞。以爲人之爲惡本出無心。則一切懲惡規過之言。悉歸無用。而惡亦不須追悔。所以者何。無心之惡本無可悔。與呂后被汙于赤眉等耳。更自此語推之。則人之相愛。其初亦由法爾而成。而善亦可云無意識者。執着名詞之病。豈不甚耶。吾今當語足下。一切世間善惡。悉由我見而起。就此分析。則有俱生之善惡。有後得之善惡。就後得中。復有決定勝解者。有非決定勝解者。人與他物。俱生善惡。大抵不殊。而後得者。實較他物爲甚。吾固非欲爲虎豹理冤。以貶抑人類。故于智識進化之下。立善惡進化兩品。非謂其惟進於惡。足下雖不全覩佛經。亦涉獵起信論矣。待明三細六麤之旨。然後立言。未晚也。章炳麟頓首

再貴報新教育學冠言。有一語云。「雖如汗牛之充棟。」思之累日不解。汗牛充棟。語出唐人文中。非難得之秘書。其意謂積書既多。藏之則充塞棟梁。載之則牛馬流汗。語本平列。而作此句。恐有杜溫夫助詞不中律令之誚。望速改正。炳麟又白。

問世書中所載小序是也舜水原本爲留學生某君所有中舜水眉評甚夥曾向某君借閱一過猶記中有批所南先生某詩云今胡虜飲馬江南宮闕鞠爲茂草睠懷民族義形於辭而所南先生中詩中擡寫處與此本不差毫黍尤可想見先生恩祖國本忠本旅性情之誠毅懇摯爲漢民族人人所當起敬效法此本書特色爲廣智本書無者世之頂禮所南先生欲效其爲人讀其書者不可不快覩此本庶一啓卷間精神照見顏色民族祖國大義炳若日星先生不死中國再造此本實與有功焉本書自客歷出版後大受海內外歡迎存者無多乞速快讀


日本東京神田區小川町十八番地

發行所 大華書局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 神田區裏神保町 富山房

同 南神保町 古今圖書局

同 早稻大學前 同文書局

香港 德輔道中國日報館

日本東京神田裏神保町 崇文館

同三崎町一丁目八番地 日華書局

美洲 大同日報館

本書局開設日本東京發兌滬上書莊及東京留學界所出版各書並東西文書籍蒐羅豐富以供購者選擇兼代內地學校採辦圖書儀器標本本局爲灌輸文明起見。特與內地各省書局。互相聯絡。交通販運。

學界諸君欲以出版物發行見委者。請枉駕面議。或函約本局辦事人就商。均可。特此廣告。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十八番地東明館前

大華書局

合資會社東洋社長石川正作選集説明

小學讀本教授用




六重桐箱入一組貳百種

並製九圓●上製十八圓●荷造費實費

本集凡衣食住各種標品排列精詳説明正確誠標品中之模範標品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長宏文學院長嘉納治五郎先生題字

宏文學院教習上野巽先生著

●學校應急治療法　漢文　金二十錢　郵税貳錢

●兵式體操法　附射擊學　漢文　金六十五錢　郵税六錢

前者於危疾治療後者於兵式體操詳加解説獨具隻眼　留學諸君盍速購諸

大日本東京市神田區南乘物町十二番地　電信略號トオヨ

# 合資會社 東洋社

弊社營業品總目錄郵劵四錢御送付次第進呈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上原六四郎先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岡山秀吉先生　選定

## ●小學手工科標本

定價十六圓　荷造費壹圓

## ●小學手工科用具

普通具拾壹圓半　荷造費四十五錢
木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五十錢
金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四十五錢
以上壹組五十圓　荷造費壹圓廿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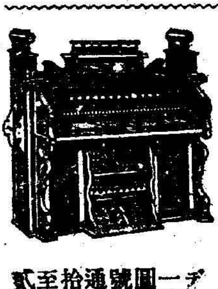
## ●博物教授用標本

動物標本　五十種拾弍圓乃至貳百五拾種百六拾圓
植物標本　七拾種五圓半乃至千種百七拾圓
鑛物標本　四十八種五圓乃至百五拾種六拾五圓
岩石標本　四拾八種六圓乃至百貳拾五種貳拾七圓

●教育用各種標本模型類●林操遊戲器械物理化學器械

## 東洋社風琴

普通形第十四號　製作堅牢　装飾優美　音律正確　價格低廉



ヂスク形一號貳拾圓乃至拾號百圓普通形一號拾七圓乃至拾四號貳白圓

其他一切西洋樂器及附屬品並洋琴手琴風琴之修善均能應命如須本社樂器目錄郵寄二錢郵劵即能遞示進呈

太平天國戰史上卷三版
太平天國戰史中卷初版

# 出現廣告

餘杭章太炎先生署眉

日本白浪菴滔天宮崎先生題詞

留學美國Harvard大學學生漢南君

本書參考中外東西書籍數十百種以東西史家烱眼紀述當日太平朝與滿清戰役旁及典章制度人物事蹟以太史公夾論敍爽之法施之行文不獨史界傑作抑亦文界鉅製著者留學美國某著名大學得英文太平戰史數千頁將以課暇盡譯述之以爲戰史材料讀者請刮目以待上卷自甲辰出版後風行海內現時再版以應愛讀者諸君之厚望本書曾經民報復報中西日報大同日報各大雜誌新聞或著論介紹或題詩表揚又得我國近代民族主義偉人餘杭章太炎先生署眉日本俠士革命評論雜誌編輯人白浪滔天宮崎先生留學美國哈弗爾大學學生漢南君題詞豈惟本書之光榮亦史界之佳話也

鄭所南先生鐵函心史

此書相傳自漢遺民朱舜水先生避滿氛來日本時攜來文久年保岡孚乃刊版

# 中國永昌洋服店

啓者 本店自日本 明治六年開設 在東京市京橋區 入船町四丁目 三番地 三十餘年 專做各種 洋服精製式樣 並無二家本店向來專做 歐美各國 人士之服 兼各學校學生 之服蒙留學 諸君惠顧然恐 未遍知特此奉告 本舖又設支店 在神田區 東明館 對門小川町 十九番地 如蒙照顧者請至本店定期不誤

本店 京橋區入船町四丁目三番地
支店 神田區小川町十九番地

鄧可平謹啓

---

看看看

# 最特色之洋服店

貨美價廉
工精線固

本店設立橫濱四十餘年 向爲各邦人士蒙服 裁縫尺度 精準咸符 爲人所稱許者久矣 近睹祖國風雲 同胞秋起俄頃之間 求學於扶桑 殆以萬有奇日用種種 靡不須之於他邦 往往有不能滿意之處 衣冠裳服 人格判焉 尤關緊要 本店 於此一事 頗爲注意 既以適意之手工 試實之德性 以見信於西人 特又自薦 於同胞 斷毋令其狹難東體 濶不囊身 務使進退周旋 從容自得 行町步市 不失雅觀爲要 故又設與支店 於東京之神田區 於我國留學生尤爲優待無論英美德法各式 靡不預備即希同胞就近惠臨爲荷

橫濱山下町八十番地
譚發洋服店謹啓

東京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東京座對門
譚發洋服支店

## 廣告最新出版

# 澄碧樓史界拾遺錄

是編於二百年人所欲聞之事而不能遽得其詳者悉記錄之積之又久始有是帙特年來風塵展轉力不從心墜緒遺聞積中久悶頃以友人解囊相助出而就正於世玆特重加删訂於人所習聞習見之事與夫時人已經載筆者咸節去之蓋意在發我同人之深省焉非徒事竄取抄撮謬題一怵目㦤心之名而遂挾以射利者比也故編中存者雖東鱗西爪而有心人讀之未有不懔然以思駴然以懼者也凡我鈎深索隱之君子請一取而讀之

通信處　東京市外北豐島郡高田村四家町東京同文書院之側立志館

秦時敏

## 擴張業務

## 石版銅版活版印刷

東京神田區仲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 一顚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一建設共和政體
-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 一土地國有
-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貲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日本明治卅九年十二月廿三日再版發行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 民報第拾號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 售報價目表

| 全年十二冊 | 半年六冊 | 零售一冊 |
|---|---|---|
| 二元 | 一元一角 | 二角 |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二分其餘香港南洋歐美等處加郵費六分

## 廣告價目表

| 期限 | 一頁 | 半頁 |
|---|---|---|
| 一期 | 陸圓 | 四圓 |
| 三期 | 拾六圓 | 拾圓五角 |
| 半年 | 叁拾圓五角 | 貳拾圓 |
| 全年 | 五拾七圓五角 | 叁拾八圓 |

## 廣告取次所

秀光社

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 代派所

日本東京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裏神保町中國書林
同富山房
同三省堂
同麴町九段中坂田中屋書店
同早稻田大學前同文書店
同神田小川町大華書局
東明館對面古今圖書局
同小川町啓文書局
同三崎町譯發洋服店
早稻田鶴卷町麟圖閣
香港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和昌樓
香港東方報館
庇能黃金慶
美國舊金山大同日報館
安南河內粵東會館
馬尼拿街隆記
檀香山陳日報
新加坡招學生會館
白耳義京城維新書楠
檳榔山輿緞羅申街阮英書室
吉隆坡群興號留德學生會舫
柏林留德學生會館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
清光緒三十二年
陽曆十二月廿二日印刷
陽曆十二月廿三日再版發行
（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編輯人兼發行人 章炳麟
印刷人 藤澤外吉
編輯所 民報編輯部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發行所 民報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衆町三十四番地
印刷所 秀光社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